

紅磚文學獎得獎作品專刊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民國 110 年 6 月

出版序

書寫是一種心靈上最為真實的釋放與面對，可以釋放內在的
想望，也能面對自我的恐懼，但無論是想望或是恐懼，當這些成
為文字之後，卻能吸引更多心思相通的人，或歡喜或流淚。本屆
得獎的同學，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用不同形式的文體，將自身
的心思化為可分享的真實，也期盼讀到這些作品的同學也能在這
些作品中，隨之飛翔於文字美麗的大海。

出版序

1

目錄

小說組

第一名

白不勝黑

企管(進)一 A

林哲維

5

第二名

失蹤的乘客

休管二 B

鄒宛蓉

89

第三名

瑪莉的電話

企管三 C

饒嘉紋

113

佳作

與二十歲的自己和解 保金一C 盧宜萱

151

現代詩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紅珊瑚 建築二B

黃羽(玉柔)

171

第三名

藏起，埋下 行銷二B

陳臻茵

173

佳作

紅潮 傳播四B

許家馨

176

散文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秋天的歸屬

傳播二A

宋逸靈

179

佳作

今夜，你會不會來到我的夢裡

財金二C

吳珮諭

186

小說組 第一名

企管(進)一A

林哲維

白不勝黑

「這是？」

「我新寫的小說，預定下個禮拜會上市，不過我實在等不及了，所以就先拿給你看」 坐在病床上的男人接過書

「這本是原稿，我打算明天去趟木少找我的編輯請她幫我特別裝訂起來」站在一旁的男人邊說邊拉了張椅子坐下：「是很有趣的故事，我也是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完成的，請你好好品味品味」

他一臉得意的樣子，總是為病房內的死寂增添一股來自外面的生機
男人稍微的點了頭並小心翼翼的翻開手上的書

內容是在描述一個孤兒

從一出生就被父母拋棄在路橋旁的樹叢，幸也不幸的是發現他的是一對好心的夫妻——日和夫婦，他們把他帶回家並把他當作親生兒子一樣的疼愛，也為這個孤兒取了個名字

——日和大野

一家三口過了好一段快樂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常，日和先生工作的公司因為投資失利而損失慘重，再加上景氣低靡，最終爆發了人事危機，日和先生也沒能逃過這樣的風潮，以縮減人事編排為理由被裁員了

日和太太是一位護士，原本兩人的收入和日常的開銷平衡後就算沒有多少存款還是能勉強維持在穩定的範圍內，但由於先生失去了工作，家庭的支出只能仰賴太太的微薄薪水，根本就不足以應付日常的開銷，原本的小額存款也漸漸轉紅到最後甚至只剩赤字

走投無路的日和先生在連銀行也不願意再借錢給他們的時候，只好開始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應急，自己同時也不停的到處奔波打工想貼補家計

但這些零錢根本就還不了巨額債款，一次又一次的被地下錢莊下最後通牒的

日和先生，最後甚至活生生的被討債集團用棍棒圍毆至死

悲痛欲絕的日和太太也因為一時的疏忽，導致沒能及時發現病患的症狀而導致病患喪命

引咎辭職的日和太太，在心力憔悴下為了讓大野能有個好一點的生活，逼不得已只好把他送到孤兒院

但大野的生活卻沒有因此而好轉

隨著年齡的增長，大野對於自己的家庭背景漸漸有了意識

包括一直以來稱呼的爸爸媽媽並不是真正的爸爸媽媽和養育自己的爸爸被討債集團的人打死

大野認為一切都是因為自己的緣故，如果日和夫婦沒有發現自己，亦或者是發現自己的是一對家境富裕的好心人家，那麼日和先生就不會因為承受不了龐大的債務而被討債集團處以私刑，日和太太更不會因為沈浸在丈夫死亡的痛苦中造成疏忽而辭職

大野認為一切都是自己的錯，是他剝奪了日和夫婦快樂生活的權利

雖然孤兒院的老師不停的告訴大野這不是他的錯，大野卻始終沒有辦法停止怪罪自己

跟大野在同一個孤兒院裡的小朋友在發現大野的身世後也開始瞧不起他嘲笑、捉弄、甚至是對他拳腳相向，諸如此類的霸凌行為在大野的日常生活中屢屢發生

然而他卻始終默不吭聲，因為他認為這是自己的報應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大家欺負大野的手法也就越來越激烈

小時候可能是抓了幾條蟲丟進他的晚餐餐盒裡或是故意趁大野不注意時脫掉他的褲子

但隨著日子久了，這些霸凌的手段也漸漸的從普通的惡作劇轉變成暴力的

「玩笑」

設計圈套把大野綁在樹上再拿樹藤鞭打他、把大野的桌子踢翻或寫上一些侮蔑他的言詞

這都只是大野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卻都不曾反抗

可能也正是因為大野總是不吭一聲，他們最後甚至還變本加厲的集體埋伏並

圍毆大野，再將渾身是傷的他拖到路橋旁的樹叢說：「這才是你該待的地方」

東村河夫，是整件事情的主導者，在見到大野整個人趴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時
候大笑著，遍體鱗傷的大野無論是身體還是心理早已無法承受如此的折磨。
明明可以反抗的，反抗這些黑暗，但他不但沒這麼做，還一直相信著總有一
天自己也能被大家接受，總有一天自己也能得到幸福

他始終相信，總有一天自己的罪孽會贖清，而到了那一天他才能真正的被原
諒

但他卻一直等不到那一天

看見大野被痛毆，有的人嗤之以鼻認為這是大野應有的報應，有的人一點也
不想參與這種事情，不想與東村河夫沾上邊，害怕自己也被歸類成和大野一
樣的地位

大部分的人出於畏懼，選擇默不吭聲，但同時也有人終於看不下去

而這個人名叫早瀨七緒

七緒在看見大野被丟棄在路橋旁的樹叢後，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選擇不

再隱忍，上前關心大野傷勢的人

「你為什麼不要抵抗？你的出生和你爸爸的死都不是你造成的啊！」七緒看著右手臂因為被樹枝鞭打而滲血的大野，從口袋拿出手帕想擦拭傷口周圍黏上的落葉

大野的臉上絲毫不帶有任何愠味，和每次被欺負時的表情一樣，像是玩偶一樣始終默不吭聲

「這根本就不是你的問題，為什麼要白白的讓他們欺負你？」

大野還是沒有發出聲音，儘管七緒再怎麼小心的避開，手帕總難免會接觸到傷口，再怎麼溫柔的想擦去黏上的泥土、落葉，每一次的碰觸、手帕在紅腫的皮膚上摩擦的每一個瞬間，可以想像那會是多麼的疼痛

也或許七緒並無法真的了解大野所感受到的疼痛，無論是身體上或是心理，但她能肯定，就算再怎麼能夠忍痛，至少不該是這樣的表情

「到底為什麼：為什麼你被他們欺負了那麼久，卻還是有辦法像平常的過日子？為什麼你自己承受了這些，卻還能說出不憎恨他們這種話」

七緒的聲音在顫抖，氣自己明明想為大野減緩疼痛卻沒辦法完全避開傷口，

也氣自己明明一直看著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卻到了現在才站出來她難過的哭著，淚聲中像是講出了大野一直以來獨自隱忍的內心

「妳為什麼要來關心我？」大野看著七緒，微弱的發出聲音：「妳可以和其他人一樣看著就好，為什麼要站在我這一邊？」

見到大野終於有了反應，七緒趕緊放下手帕，一邊擦拭臉上的淚水一邊說到：「太好了我以為你昏過去了」

「和他們一起不是比較好嗎？這是我的報應，我不會去恨任何一個人」大野的聲音完全沒有起伏，他仍然面無表情的看著七緒

「我不認為你應該要受到報應，畢竟這些事情從來就不是你能決定的」

七緒深吸了一口氣後，把手帕輕輕的圍在大野的手臂上：「並不是孤兒院裡的每個人都像河夫他們一樣喜歡欺負你，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討厭你、或是想報復你的人，也有會關心你、擔心你和心疼你的人」

「和我站在同一邊很容易也會被他們盯上，妳為什麼還……」

是因為七緒實在是太過溫柔了嗎？還是說只是剛剛好有人說了自己想聽的話……

大野看著圍在自己手臂上的米白色手帕，上頭繡著的翅膀圖案，總感覺特別讓人安心

「其實我早就想替你說話了，只是我沒想到河夫他們會變得那麼過分：明明他也是被媽媽遺棄的」七緒對著大野說：「孤兒院裡的大家都應該要互相照顧，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我們去告訴日日香老師吧，不要再有什麼報應的理論來勉強自己接受這些了」

七緒的話像是一道光芒，果斷的照進了大野內心的深淵，或多或少也漸漸的指引著大野走出那封閉的迷宮

而大野也在七緒的陪伴下漸漸的對她敞開心房，像是終於等到了光明，兩人一邊聊天一邊一跛一跛的回到孤兒院

一直以來獨自的悲鳴，以為自己並沒有悲傷的權利，因為七緒的出現，讓他想試著相信，不論發生什麼事一定會有人聽見自己的悲鳴

縱使那是多麼渺小，多麼細微的掙扎

在看見渾身是傷的大野後，七緒向日日香老師說了大野一直以來被欺負的事，日日香老師在聽到河夫對大野的種種霸凌行為後大吃一驚

「對不起，我從沒想到河夫這孩子竟然會變成這樣，你們放心吧，老師不會再讓這種事情發生了」

聽到老師這麼說，七緒投以大野一個溫暖的微笑，眼神中像是在告訴大野「你不再是一個人了」

這樣的溫暖，就像是那些日子裡日和夫婦帶給大野的疼愛，也是大野一直一直期盼著的幸福，大野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河夫在被日日香老師譴責了一頓後，似乎是收斂了一些，雖然還是偶爾會對大野惡作劇，但比起之前的「玩笑」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大野認為就算沒辦法被所有人接受，至少有人願意陪伴自己，甚至是保護自己，這樣子就夠了，哪怕仍然處於看不見盡頭的深淵，有人願意在自己的旁邊扮演著引導的光芒，像這樣一步一步的前進，就算看不到未來也沒有那麼可怕

和七緒在一起的日子讓大野終於體會到做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應該享有的快樂

「快來阿」「慢一點」

「有咲也快一點跟上來」「等……等等我」

「你們都太慢了」

「喂！你們幾個，不要在走廊上跑步」

「被發現了！跑快點！目標是院子裡第三棵白森木」「那是什麼東西」

「跑就對了，亞子也快點」「等……等等我」

明明應該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對大野來說卻像是探險一樣，在這之前沒有好好的在孤兒院裡奔跑過，如今就算因此而被老師訓話他也不擔心，因為對他而言，這些都是他得來不易、引頸期盼的日常生活

「大野快看，好多星星喔」「這麼晚了在這裡不會被老師罵嗎」「想看星星也只能趁這麼好的天氣看啊」「可是……」「好了，快看天空，這麼美的景色只有我看到多可惜啊」

「很美吧」「嗯……」「真希望每天都能看到星星」「為甚麼不能？」「很多原因啊像是光害、天氣不好、下大雨之類的……」「意思不是一樣的嗎」「對啊」

躺在廣場上，這是大野第一次看見星空，只要和七緒、和大家在一起，大野總能看見以往從沒注意過的光景

「那我要拍了喔，亞子妳不要站那麼遠」「我……噢」「靠在一起靠在一起，日和也來」「全部人看鏡頭」「鏡：鏡頭是哪裡」「看閃紅點的那裡就對了」「是這樣嗎」「七緒也快過來」「我要在有咲旁邊，大野你過去一點」「不是你說不要站太遠：」「那是跟亞子：」「好了要拍了，一、二、三……」

既然沒辦法離開深淵，那我就在深淵裡好好生活吧，和帶給我這份勇氣的妳和妳們：大野的心中有了這樣的想法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所謂的殘酷倒不是非得以極端的方式打擊你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信心，而是只要在你未曾預料的某個瞬間，輕輕的碰觸你內心深處最脆弱、最容易被摧毀的那一部分，那一刻你將會痛徹心扉的感受到，現實總能輕易的將你所得到的、所寶貝的一切倏地收走

幾天之後，早瀨七緒被發現陳屍在路橋旁的樹叢裡

七緒的上衣被撕破、褲子和內褲被丟棄在一旁，肚子上有一道深的見骨的傷口，一旁還有一副電鋸，倒在血泊中的七緒呈現一個大字型，臉頰上的肉還少了一大塊……

發現七緒屍體的人是日日香老師，那一天她正好買完要煮晚餐的食材，經過

路橋時聞到一股沉重的鐵鏽味，赫然一看才發現七緒的屍體

縱使警察們很快就抵達現場，也迅速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和偵訊，卻還是沒有找到任何蛛絲馬跡，警察們搜遍了整間孤兒院，無論是一樓的廣場、遊戲室、待客室、辦公室、廁所、甚至是老師的房間和二樓的孩子們的房間，警察們一個接著一個的進進出出，一直到了黃昏

「我們不會停止偵辦，在我們找到兇手之前，請妳注意，不要再讓這種事情發生」警察告訴日日香老師

但是，在這之後警察卻再也沒有出現，七緒的案子別說是兇手了，就連嫌犯也沒有找出，整件事情似乎就只能隨著時間連同事實一起被忽略、掩蓋。七緒死後，大野像是失去了活著的希望，讓他再度敞開心房的人是七緒，給予他重新振作的機會的人是七緒，如今她已經不在，大野又陷入了低潮，彷彿整個世界又只剩下黑暗

那是一種曾經以為自己沒有資格去擁有，在被溫柔的光芒緊緊包覆住的日常終漸漸的試著相信，卻又在下一個瞬間被狠狠的打回最底層

大野開始不明白了，究竟是自己沒有辦法看見光芒，還是自己一直在逃避光

芒

「該不會是在哭吧」

東村河夫對著呆坐在廣場看台上的大野說，身後站著的是之前就經常跟著河夫一起欺負大野的同夥，竹內館一郎

「該不會是以為自己能看見光明了吧」河夫的話中帶刺，不留情面的刺激著大野：「像你這種人還是死了算了」

大野沒有回應

「還是不會說話啊？看在老師的面子久久沒有對你下重手，現在是變成啞巴了嗎？」館一郎見大野一語不發的低著頭，出手用力推了大野

害得他一個重心不穩向後倒下

「看來得久違的給你一點教訓了」館一郎說完，繼續走向前作勢要把倒臥的大野從看台上拖下來

「館一郎」卻被河夫叫住

「為什麼要阻？」館一郎不悅的望向河夫，隨即順著河夫的眼神注意到正朝這裡走來的日日香老師

「下次你就沒這麼幸運了，日和」河夫朝老師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和館一郎一起離開

大野並沒有起身，因此自然也沒有注意到河夫在與日日香老師擦身而過後，轉頭瞪了老師一眼

「什麼都看不到吧？星星」日日香老師的聲音在寂靜的月色下不偏不倚的觸動了大野的情緒，很奇怪吧，明明說的是這片沒有任何一點星星的夜空，為甚麼腦中浮現的卻是七緒

「不看了：」並不是看不見了而是不看了，大野索性閉上眼睛，卻仍然是一片黑暗，這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根本就不曾逃離

日日香老師坐到了大野的身邊，伸手扶起倒在一旁的大野
大野下意識的睜開雙眼，月光竟然在一瞬間變得無比刺眼，剎那間，大野看著如同被鎂光燈照著的老師的臉龐，忽然想起七緒帶給自己的光芒並不是只有一道

此刻，他再也沒有辦法停止自己對七緒的思念，在月色下、在日日香老師的細語中，大野放任止不住的淚水，像個孩子似的把頭埋進老師的懷中

「肯定嚇壞了吧，河夫他們真是的，老師會再去說說他們，不用擔心」日日香老師抱住大野，像是在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樣的撫摸著他的頭髮

因為大野什麼都沒有說，老師才刻意不提起的吧，像是不戳破大野故作的堅強，老師的這份溫柔真的宛若月色一樣細膩又優雅

「為什麼警察不繼續調查？明明一定是河夫做的，為什麼警察卻說什麼都沒有找到：為什麼老師妳什麼話都不跟警察說：」

「老師也很想知道為什麼，但有些事情沒有為什麼，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不用花時間去思考原因，畢竟不是每個問題都有答案」

日日香老師的臉色變得極其沉重，空氣中彷彿凝聚了無數的後悔與不甘，這一夜的深邃和那悲痛的神情相比，也顯得略輸一籌

大野對於老師的回答是有聽沒有懂，但他知道日日香老師也正在為七緒的死而難過，儘管視線被淚水模糊，大野也能感受的到，因為此時此刻就連四周也是一片寧靜

「還好老師有經過那裡：要不然七緒不知道要多久才會被發現」大野不停的潑泣著，躺在日日香老師的大腿上，在這個靜的只剩下黑的夜裡試著入睡

睡著了就什麼也不用想了，不管在現實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只要睡著了就可以當作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一點也沒有胃口：難得日日香老師要親自下廚，我卻沒有想要進食的慾望，是為什麼呢，總感覺少了七緒，世界便少了一大半，留下的只有無趣、悲傷、悔恨和再也沒有妳的未來

以後的日子會怎麼樣呢：我該怎麼做：到底該不該看見？

無數沒有答案的問題在大野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不知道過了多久後才終於沉沉地睡去

在夢裡大野被關在一個白色的房間，所有東西都失去了顏色，眼前的是待客室裡，平時吃飯的餐桌，桌上的餐盒也同樣失去了顏色

大野雙眼無神的靠坐在一貫的位子，左手邊的空位本該是坐著七緒，而右邊的則是七緒的青梅竹馬，今井有咲，她的手裡握著一條米白色的手帕，和大野一樣不發一語的看著桌上的餐盒

「日和，今天的餐盒裡有番茄喔，七緒她啊，最討厭吃番茄了」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聲音，讓大野注意到了餐盒裡的番茄幾乎是在同一瞬

間出現了顏色，那是如同血色一般，異常深邃的鮮紅色

「你怎麼了？臉色很不好」突然出現在一旁的七緒，用擔心的口吻對著大野說，同時拍了拍他的肩膀

聽見七緒的聲音，大野觸電似的從位置上跳了起來，轉頭看著她

「我……」

大野有好多話想跟七緒說，無論是感謝亦或是……但在他開口說出第一個字的剎那，彷彿是觸發到了什麼機關一樣，一陣黑暗「咻」的劃過這間白色房間，像是影子一般來來回回，最後將整間房間包覆

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傳來的是七緒的聲音：「你為什麼不來救我……難道靠近你真的會有報應嗎」

那聲音不再溫柔，而是極為淒厲卻帶有軟弱的語氣，像是裝上了環繞音響一般，在這個小房間裡迴盪，聲音停止的瞬間，黑暗隨之退去，站在大野面前的七緒突然伸出手掐住他的脖子，表情猙獰，眼睛充滿血絲：「這明明是你的罪」

大野漸漸的感到無法呼吸，他抓住七緒的手想借力扳開，但卻像是被強力磁

鐵吸附住了一般，不論怎麼出力都無法移動她半吋

「對：對不：」大野的臉色發紫，在放棄掙扎後用盡剩下的力氣擠出了幾個字，然後四周再次轉移，像是講出了關鍵字一樣，眼前的七緒消失了，大野再次回到了白色的房間，他癱倒在地上，隨即發現了桌子底下，倒臥在血泊中已經不成人形的七緒

沒來得及等大野尖叫：「把七緒還給我」

站在身後的有咲手持電鋸，對著大野大吼，電鋸拉動的聲音響徹了整個房間，駭人的機械聲彷彿也正在拉扯這個空間的一切

頃刻間，四周開始出現顏色，一股腦的滲入了血的紅色，牆壁開始龜裂，自那一道又一道逐漸加深的裂縫中，長出一朵又一朵的白玫瑰，卻又再下一秒染上了鮮血，成為一抹又一抹的艷紅色光芒

最可笑的是，那豔紅甚至還比大野記憶中的紅玫瑰更加火紅

手持電鋸的有咲聲嘶力竭的重複著同樣的一句話

大野看著眼前著的魔的有咲，頓時不知道應該做出什麼反應，血紅色在塗滿四周的白牆後連同天花板一起吞噬，緊接著是如同下雨一般，降到大野身上

大野的衣服很快的便被血與染紅，然後他感覺到自己的腳被什麼東西給纏住，順著異樣點望過去，只見到七緒的手正死死的抓著自己的腳，血不斷向外流，電鋸聲也越來越接近

本能的加快了呼吸的頻率，卻不知道是因為害怕還是想掙扎
怎麼連在夢裡也沒有辦法逃脫：這樣的想法忽然晃過腦海

此刻大野選擇不再掙扎，七緒的手仍然抓著不放，血雨越下越大，電鋸聲已經近在耳邊，彷彿輕輕一動便會失去右耳

這樣的死法如果能還清我這輩子的罪，那我心甘情願

在大野打算閉上眼睛的瞬間，一陣刺耳的尖叫聲讓大野又迅速的睜開了眼睛，而在他睜開雙眼的瞬間，一切都靜止了，溫熱的血雨、有咲的電鋸和七緒：

這時，他第二次感覺到月光真的很刺眼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右耳，確定了那只是個夢後深深的嘆了口氣，這嘆氣究竟是感到放心還是感到可惜？要是夢繼續下去，要是我真的被她們給殺了：大野搞不清楚自己此刻的心情，是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感到安心，還是因

為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感到不安

什麼也沒有辦法改變，那也只不過是個夢，七緒死了，這就是事實

大野仍然不敢抬頭看夜空：「我這一輩子到底傷害了多少好人……」

他後悔自己遇見日和夫婦，即使那並不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能決定的事

他後悔自己接受了七緒的好意，後悔因為自己的關係讓他珍視的人跟著受

害，無論是七緒還是有咲，要是沒有我，七緒也不會遇到這種事，有咲肯定

很恨我吧：都是我的關係才會讓她們分開……

不管再怎麼對自己說：「七緒肯定不會這樣想的」，也沒辦法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不管再怎麼要自己記得七緒說過的：「這不是你能決定的事阿」，也沒辦法抹去心中：「如果當初沒有接受她對自己的好，七緒現在還能說有笑的和她的

朋友們相處，即便在那之中並沒有我的存在」的想法，七緒的死並不是不能決定的才對……

是我以為自己可以被接受了，不光是七緒，甚至還有這個世界，講到底我也太自大了吧，明明罪是不可能這麼輕易的獲得救贖，何況是罪孽如此深重的

我

總感覺好痛苦：比起承受別人對自己的傷害，要接受自己珍視的人被傷害竟然還要更加更加難受：為甚麼這一切總是這麼的刻骨

這一次大野撕心裂肺的呼喊，呼喊著內心無比沈重的悲鳴，呼喊著超過這個年紀的孩子所能承受的痛苦、壓力

但這一次卻不再有人聽見

大野在廣場上時而泣不成聲，時而在入睡後又因為惡夢而被嚇醒，然後又是泣不成聲，又是被惡夢嚇醒，不知不覺迎來了早晨

那是一個沒有曙光，連太陽也黯淡了的，沒有七緒的早晨

「大野，吃早餐了」

日日香老師走向廣場，手裡拿著切了一半的番茄：「這是老師昨天買的，不管怎樣還是吃一點吧」

大野蜷縮著身子沒有回應，對他來說一切彷彿回到了還不認識七緒的那段時間，對他而言這或許才是他應該過的日常，而那段日子充其量只能算是奇

蹟的邂逅

因為奇蹟總是只有一剎那，因為邂逅總是伴隨著離別

「老師明白失去重要的人的心情」

看著再次封閉自己的大野，日日香老師輕聲細語的說，並將番茄放在大野的腿上：「老師的爸爸，在之前因為生病過世了」

日日香老師說著自己在爸爸過世後曾一度的憎恨著沒有盡到照護責任的醫院
「我也曾經像你一樣，但憎恨和後悔是沒有辦法挽回什麼的，老師也是在明白這一點後才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日日香老師坐在大野身邊：「不過也多多少少算是我個人的小報復，想讓那個人知道我現在過得很好，我想這也是爸爸希望的吧」

大野緩緩的抬起頭

「雖然無法改變事實，但至少我們可以決定未來，可以將她的精神延續下去，不管日和你今天怎麼想，老師相信至少七緒她不會希望你又回到之前的樣子，至少七緒她希望你能自信的活下去」日日香老師的話讓大野再一次的哭了出來

這些我都知道阿：但：

「我真的能這樣子想嗎？」

「傻孩子，七緒一定是這麼希望的啊，快吃點東西，你從昨天晚上開始就什麼東西也沒吃吧」日日香老師拿起番茄的倒大野的面前

「老師知道兇手是誰嗎？」大野在整理好心情緒後，接過番茄置於胸前，對著日日香老師提問

這個問題是在這一個浩蕩淒厲的波瀾裡，一道極為簡單卻又無法忽視的漣漪，然而說白了，這裡也還只是起點

日日香老師停頓了一會兒後站了起來，輕輕的撫摸大野的頭說道：「雖然老師應該是中立的，不過這一次就原諒老師，讓老師任性一次吧」

大野看著轉身離開的日日香老師的背影

他知道老師對於這個問題也早就有了答案，但正如老師說的，已經發生的事無法改變：他也知道老師不告訴他，是希望他不要去懷疑任何人，不要去憎恨任何人

雖然他仍然將造成七緒死亡的原因攬在自己身上，認為是自己造成的，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重蹈之前的覆轍，而是選擇要連同七緒的份，以七緒給予他的溫暖，用力的微笑著

對大野來說，這大概是七緒在他身邊活過的最佳證明，但說穿了終究也只是
一種自我催眠，大野可能也心知肚明，但這大概是他認為現在所能表現出，
對七緒最後的溫柔，儘管這根本算不上是堅強

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孤兒院的氣氛發生了巨變，而這股改變在今井有咲的身上尤其明顯，她憎恨殺了七緒的兇手、憎恨明明淺而易見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辦案的警察

而對於大野來說，他並不希望有咲變成現在這個模樣，但他既沒有理由要她
停止憎恨，因為連他自己或許也只是在逃避那股情感，更沒有資格要她放
下，因為對大野來說，七緒的死和他脫離不了關係

更直接的說，他認為是他殺了七緒

有咲的憎恨充斥著孤兒院，她不再是以前那個天真的女孩，整天圍在七緒和

大野身邊打轉，她現在只想抓出兇手，然後給予他應有的報應

深知這點的大野，似乎是因為心中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樣期待著，並沒有打算阻止有咲

然而那大概只是他壓根不知道有咲正打算做什麼，才會有的想法而已

「還不快一點，浪費時間」某天晚上，河夫對著正要踏進浴室的大野碎念

大野轉頭看了眼同樣拿著浴巾的河夫，隨即依舊選擇不予理會

「真是讓人火大，不管是你還是這個地方」

看到大野還是一貫的無視自己，河夫的火氣更大了

「不過就是死了一個人，反正都是沒人要的小孩，不互相找點樂趣怎麼行啊」河夫按住大野的肩膀，以令人作嘔的譏笑對著他說

大野透過一旁的更衣鏡看著毫無任何悔意的河夫，他的臉上充滿著透過欺壓與嘲弄得來的優越感，明明同樣是正值青春期的男生，在河夫身上卻找不到任何青春洋溢，彷彿這個詞彙也跟著被扭曲成無比的晦暗，像是此刻從他身上散發出的層層寒意

「如何？雖然你從來沒有反抗過我，現在有沒有想要和我找樂子的衝動了？」河夫握起拳頭，擺出挑釁的姿勢：「喔對我忘了，你根本不敢反抗，因為這都是你應得的」

這就是大野的弱點，從小自認低人一等，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認為是自己的報應，從來沒有想要否定，也沒有想要反抗

但也許是受到七緒的影響，也或許是因為七緒的死更激化了這股自卑感某種程度上，大野才是最不能接受自己的人

「用你來稍微放鬆一下，剛好結束後直接洗澡，真是個令我高興的夜晚」河夫自顧自的說著：「那我要開始了」

「河夫，你在做什麼？」

幾乎出於同時，就在河夫的拳頭即將和大野的後腦勺直接接觸時，日日香老師的聲音自兩人背後竄出，一瞬間便讓河夫停止動作

「老：老師」河夫收起拳頭

大野透過鏡子看著完全失去銳氣的河夫此刻像是被拔去毒牙的猛蛇，心中燃起無比的愉悅

即便自卑感始終不曾散去，但因為河夫被訓話而感到暢快的感覺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他不再以報應來解釋自己被欺負的事

第一次他不願催眠自己接受正要被毆打的狀況

雖然如果沒有日日香老師及時的出現，他可能還是沒辦法大聲的喝止河夫
但他的心中有什麼東西正在改變

那是一種反抗，對一直以來欺負自己和七緒的河夫他們，也對自己內心的軟弱

「我從很久以前就想問了，你為什麼要對那女人低聲下氣的」坐在床上的館一郎對著剛被警告完回到房間的河夫說：「毫無忌憚的恣意生活，這才是你不是嗎，幹嘛每次被她一說就整個弱下來」

河夫沒有說話，只是坐到書桌前繼續做著自己的事

「你這麼怕她的話當初幹嘛還要計畫這種事？被她知道的話肯定不是被罵幾句就能了事」館一郎起身走到河夫身旁：「不如先從她……」

「那是不可能的，絕對沒有辦法，唯獨老師沒有辦法」河夫看著館一郎，斬金截鐵的否定他的提案，眼神中充斥著恨意和畏懼

河夫的反應讓館一郎嚇到了，那是只有再日日香老師面前才會露出的表情

「真：真的要這麼做嗎？」

在有咲的房間裡，室友四宮院亞子對著有咲說

「妳應該很清楚我的目的，難道打算現在才阻止我嗎」有咲看著亞子

「但這真的不像妳：」

「妳還是趕快張大眼睛看看現在的狀況吧」

「我：我知道早瀨的死對妳的打擊很大：但這樣下去真的會：」

「亞子！東村河夫就是兇手，他這次殺了七緒卻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嚐到甜頭的他是不可能就此罷休的，如果我們就這樣繼續不吭聲，他下一次目標很可能就是我們了」有咲伸手搭在亞子的肩上，像是要讓發呆的人趕緊回神似的用力搖晃著她

「可是：」

「沒有可是了，東村河夫就是兇手，我們明天就行動」有咲的言詞中不允許亞子的反對

雙方的氣場實在是差太多了

「是：是不是有腳步聲：」在靜下來一段時間後，亞子突然對著有咲說
「噓！我也聽到了」

「該：該不會被發現了吧？」

「雖然不能確定，但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那怎麼辦」

「改成現在就開始吧，先下手為強」

「啊？真的嗎：」亞子看著有咲起身往門口走去的背影

「亞子妳就待在房間裡」有咲按著門把，轉身看著手拿繩子的亞子：「到現在還沒有覺悟，妳跟我去只會礙事

有咲說的是事實，亞子的個性本來就比較怕生，當初要不是七緒與有咲認識，亞子也不會和七緒她們有所連結，也正是這樣的個性，亞子在每一次決定前總是優柔寡斷，就像這次一樣

有咲接過亞子手上的繩子，隨即走出房間

「有咲：明明不是這樣的人」

隔天早上，東村河夫的屍體在一樓的女廁被發現了

手腳均被繩子綁住、多處擦傷，脖子上有一道明顯的撕裂傷，現場的血跡已經乾了

最早發現的人是館一郎

據他所說，昨天晚上河夫說要去洗澡，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因為時間很晚就決定去找他，沒想到剛走下樓梯就飄來一股濃濃的血味

大野看著倒在血泊中的河夫，內心五味雜陳

因為終於為七緒報了仇而感到痛快；因為親眼看見生命的死亡而感到惶恐；因為猜得出做這件事的人是有咲而感到不知所措；因為知道是犯罪的事實卻不覺得有任何錯誤，對於有著這樣想法的自己而感到害怕

大野就這麼呆站在原地，看著早已死去的河夫

日日香老師在得知河夫死了的消息後驚慌失措的趕到現場，卻又在看了一眼

後馬上昏了過去

警察過沒多久也趕到了孤兒院，先是清理現場並把女廁給封鎖起來，隨後又是老套的：「我們將會仔細調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請各位暫時不要靠近現場」

大野看了一眼負責辦案的警察，旋即從他那刻意留的小鬍子，認出了他就是負責處理七緒案子的那個警察

只需要準備一套說詞就可以應付每一個遇到的案件嗎？

大野不禁冷笑了一陣，明明什麼都做不到，還什麼調查不調查的，比起只會掛在嘴上，到頭來卻連擺在眼前的兇手都沒發現的正義，以這種方式貫徹早就該完成的事才是正義

然而要是最後他們找上了有咲，有咲是不是就會因此而受罰，這未免太不公平了，明明是她替那些無能的警察完成他們的職務：

大野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他這麼想著的時候，他看向那個警察的眼神已經轉變成瞪著的了

「大野：」應著聲回過神來的大野轉頭看著正在發抖的有咲，她的眼神充滿

不安

「這是你做的吧」大野並沒有察覺到有咲不安的背後覆蓋了什麼樣的事實

「我……」

「這樣也算是為七緒報仇了」有咲的欲言又止在大野看來似乎是因為害怕被逮捕，他輕輕的拍了拍有咲的背，心情滿是複雜

明明希望河夫受到懲罰，但要是不是有咲扮演這個角色的話那該有多好，心中不免冒出這樣的想法；明明是希望河夫受到懲罰的，但為什麼實際看到了河夫的死，卻沒辦法說出自己很高興，沒辦法自然的笑出來……

「不是我做……」

有咲的話讓大野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還沒來得及整理當下的疑惑

「請問妳是今井有咲嗎？」小鬍子警察便介入了兩人的對話並硬生生打斷大野的思緒

「我……」

「我正式以殺害東村河夫的嫌疑人逮捕妳，請妳跟我走一趟」小鬍子警察不知道為甚麼還要先特地亮出警察手冊，再從口袋拿出準備好的手銬

大野愣在一旁，看著有咲被小鬍子警察銬上手銬，壓低頭帶著走出孤兒院，坐上警車，始終沒能說上任何一句話

「一切都結束了」日日香老師從身後對著大野說

可能是還沒能從剛才發生的事中回過神，大野被突然出現在身後的老師嚇了一跳

他轉身看著面容憔悴的日日香老師，腦海不斷回放著有咲被抓走前否認是她殺了河夫的聲音

這樣真的結束了嗎？

殺了七緒的河夫也被殺了，不管是誰做的，為七緒報仇的目的都達成了

應該要是這樣才對吧，為甚麼卻有種不踏實的感覺，如果有咲說的是真的，那到底是誰殺了河夫？不對，如果有咲說的是真的，那為甚麼警察還要逮捕她？

大野呆站在大廳，面向門口，方才警車停放的白森木前的地上還深深的落著清晰可見的胎痕，有咲被銬上手銬，押上警車的身影也還歷歷在目，雜亂無章的腳印被違和的日光照著，剎那間還以為是場光榮的凱旋

一陣風倏地吹在白森木上，一大片葉子就這麼輕易的掉落在胎痕與腳印的交會處，那是警察帶著有咲上了警車的位置，什麼都看不見了：那是當然的，警車都已經離開多久了

陽光不解風情的打在敞開的窗戶上，在那銳利的照耀底下，竟然多少覺得有些刺眼，自那陰影處隨著風不時晃動的窗紗卻像是要遮住這道晨輝似的，在那窗邊時而靜止時而掙扎，彷彿受風所控又好似無拘無束，而那被遮掩住的每一個瞬間，怎麼竟讓人感到格外舒適？

就這樣結束了嗎？以河夫殺了七緒，有咲為了報仇而殺了河夫：這就是這件事情的結論嗎？一切都像是日日香老師說的這樣嗎

一陣風倏地吹得窗戶「碰」的一聲關上，彷彿是要大野好好的接受這項事實，不要再拘泥於看不見的事，但大野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說不過去

而和大野有著相同想法，並向大野提出疑問的人名叫姬宮千夏

千夏是孤兒院裡年紀最大，同時也是最早住進孤兒院的孩子之一，在大野被河夫他們欺負的那段日子裡，千夏曾經多次想要出面阻止，但卻一直沒有說

出口

「如果那時候是我搶著早瀨一步關心你的話，今天死的人就會是我而不是早瀨了吧」

她和大野一樣，都為了七緒的死而自責，也同樣的都認為這件事並沒有那麼單純

千夏認為如果有咲懷著恨意殺了東村河夫，根本沒有必要再花力氣把屍體拖到女廁，因為不論她有沒有想要煙滅證據，大家一定會指著她是兇手

根據大野所說的，如果她真的是兇手也就會因為成功為七緒報仇而不會再對這個行為本身進行否認，反而可以很灑脫的說自己貫徹了警方沒有盡到的正義

但有咲卻在第一時間向大野說那不是她做的

不管事實到底是什麼，大野和千夏都知道，事情絕對沒有結束

「東村不可能是有咲殺的」

兩人於是決定開始調查真相，他們第一個想到的是有咲的室友，四宮院亞子

「我：我們確實有想要為七緒報仇」亞子低下頭坐在床上，站在床邊的千夏散發著強烈的氣場，彷彿是在告誡亞子不准說謊，而在感受到這股強大的氣壓後，亞子顯得更加緊張：「但：但有咲她：她不可能殺了東村」

亞子低著頭，試著表達出自己想說的話，但她實在是太過怕生，以致於講起話來吞吞吐吐的

千夏不發一語的注視著亞子，示意要她繼續說下去

「我們只：只打算把東村囚禁起來：」亞子深吸一口氣，想藉此緩和自己緊張的情緒：「雖然昨天行動的人只：只有有咲，但她也只帶了一條繩子，要造成那麼深的撕裂傷肯定是需要很鋒利的刀具：但我們根本不可能拿到那種工具：」

話說到一半的亞子明顯得激動許多，但可能是擔心自己一瞬間自顧自的說了太多，怕無法被千夏接受，才會在最後又沒了自信而放低音量，恢復成容易緊張的亞子，但自她努力的神情中也不難看出她是真的很想說服千夏相信有咲的清白

「這麼說來河夫的手腳確實被繩子綁著」站在書桌前看著努力的亞子，大野

對著千夏說

「昨天？」千夏沉思了一陣，隨後說道：「意思是今井她昨天打算把東村給囚禁起來，結果到了今天早上東村卻不知道為什麼的死在女廁了，是這個意思嗎？四宮院」

亞子點頭，始終不敢直視千夏

千夏若有所思的看向窗外，不停在亞子說的話中思索，想找出什麼線索，過了不久

「妳說那是妳們的計畫，為什麼只有今井去執行？」千夏接著問

「那是因為：」亞子迅速抬起頭，似乎想解釋，卻又在快要對到眼的瞬間馬上低下頭

「在真正的兇手被抓到之前，四宮院妳也是嫌疑人」見到欲言又止的亞子，千夏板起臉，嚴肅的對著她說

「姬宮」這讓站在一旁的大野有些不忍：「亞子不是這樣的人」

「不能偏袒任何人」千夏似乎對於大野說出的話不怎麼感到驚訝

「但亞子：」「不需要你替她說話，她如果什麼事都沒做，她可以自己說，

根本不用害怕」「亞子本來就很怕生……」「這不是理由，怕生也可以是裝出來的」「姬……」

「不是這樣的……」亞子突然大喊，喝住了大野與千夏的爭執：「我……有咲她說我就算去了也只會礙事……」

房間裡一度陷入沉默，大野別過千夏的視線，轉身低著頭看向擺放在書桌上寫得密密麻麻的紙，千夏則轉頭看著亞子

「因為我就算到最後，也沒能下定決心」許久，亞子才開口把剛才沒說完的話接完

大野在書桌上發現的是手繪的孤兒院平面圖，圖上對應到河夫房間的位子被重重的用紅色麥克筆打了個大大的叉字記號，儲藏室的位子也被圈了起來，旁邊還寫上了幾個時間，是要算好拿繩子的時間嗎？

大野旋即注意到了一樓女廁的位置並沒有做上任何記號，果然河夫的死並不是有咲她們的計畫嗎

「我和有咲一樣都沒辦法原諒東村的所作所為，也因為這樣才會和她一起計畫要……囚禁東村，想逼他自己招供」不知道亞子的心態上出現了什麼樣的轉

變，似乎不再像剛才那樣緊張，繼續說著：「但……同時我也越來越害怕，像這樣子計畫著犯法的事情，根本就不像是我們……」

「所以今井才覺得妳會礙事」千夏的眼神比起剛才的西利要溫和了不少
「可是……可是我們真的沒有要殺了東村……有咲也一定……」

「姬宮，妳看一下這個」大野打斷亞子的話，把平面圖遞到了千夏面前
「這個是什麼？」千夏的目光應著聲轉移到了平面圖上

「那……那是有咲和我用來討論計畫的，孤兒院的平面圖」亞子說
「我知道了，暫時可以先排除妳的嫌疑，抱歉一開始還在懷疑妳，四宮院」
千夏先是緊緊盯著平面圖，不一會兒便轉向對著亞子說

「不……不用道歉」亞子連忙慌張的揮舞著手

「河夫的死因是脖子上的刀傷，那麼不論是在哪裡下手，絕對都會留下血跡……」大野回想起在一樓女廁地板上看到的，駭人的血跡

「但是不管是一樓還是剛才走上二樓的樓梯都沒有看到血跡，也沒有清理過的跡象，所以東村應該是在女廁裡被殺的」千夏接續著大野的話說

「可是這張平面圖上，一樓的女廁完全沒有做上任何記號」大野看向亞子：

「所以河夫的死和有咲她們的計畫應該是兩回事」

「四宮院，妳們的計畫是把東村囚禁在什麼地方」

「儲藏室：因為只有那裡的鑰匙是可以拿得到的」亞子不遐思索的說：

「我：我是負責除草的，所以能進去儲藏室」

「等等，東村是在女廁被殺死的，也就是妳們的計畫根本沒有執行才對，那為什麼在他的屍體上還會綁著繩子？」

千夏說的沒錯，既然殺了河夫並不是有咲的計畫，那麼理當出現在計畫中的繩子自然也就不應該出現在河夫的屍體上

如果說真正的兇手也剛好以這樣的方式綁住河夫，那現在在有咲和亞子的房間裡應該還找不到計畫用的繩子，或者說昨晚計畫失敗的有咲就應該帶著繩子回來，而如果真的是這樣亞子應該馬上就能反駁有咲的嫌疑，所以事實就是河夫屍體上的繩子確實是有咲帶去的

「因為是突然決定的，沒有照著事先的計畫走……」亞子趕緊澄清：「昨天有咲在和我討論的時候，好像是被別人聽見了」

「什麼意思？」聽到了關鍵線索，千夏猛力抬起頭

「昨天在我們討論的時候，門外不斷地傳來腳步聲，有咲怕萬一事情被其他人發現的話，計畫就等於直接失敗了」亞子坐在床上，妮妮的為大野和千夏道來昨晚發生的事：「早知道會變成這樣，我就應該更堅持不讓她出門的：」

亞子激動的哭了出來，這是當然的反應，不論是七緒也好，或是有咲，對她來說都是在這孤兒院裡少數說的上是熟稔的朋友，而如今七緒已經不在，有咲也被帶走了，無論是在哪個孤單的夜裡，會因為想起她們而哭泣，一點也不為過

「這不是四宮院的錯」千夏的話簡短卻十分厚實，面對著亞子的淚水，千夏坐到亞子身邊，以肯定且溫柔的姿勢深深的抱住她

自從大野來到孤兒院開始，他就不斷的以「贖罪」為理由，解釋自己並不需要融入人群，但他終究也是個人類，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期盼，也因此他始終覺得與七緒、有咲和亞子一起在走道上追逐、一起逃跑、一起被日日香老師責備的日子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即便腦海裡時不時會晃過「至少我還有老師阿」「還有有咲和亞子會陪我」

這樣的想法，但如果此刻對亞子說：「沒關係，我會一直陪著妳」，總感覺一點也無法得到安慰，那是肯定的吧：因為大野自己也不曾因為這樣的說法而從七緒死亡的事實中釋懷

雖然教會大野不需要靠封閉自我逃避現實的七緒已經不在了，但這卻著實的讓大野懂得正視自己的內心、懂得表達自己的想法、懂得什麼是溫暖，就算不能在一瞬間對所有人敞開心房，就算大野自己也還沒察覺，他是真的在以自己的方式改變

看著自從七緒死後開始，被蒙上一層厚厚的灰似的，像是失去了生機的孤兒院，久違綻放出的剎那溫柔，彷彿是冷冽寒冬裡一陣細膩的暖風，又好似沒有星星的夜裡閃爍著奇蹟的光芒

大野看著這道璀璨的光芒，下定了要抓出奪走這片寧靜生機的兇手的決心
「姬宮，也差不多該問問別人了」大野對著千夏說道

「好，我知道了」千夏拍了拍亞子的肩膀，像是在告訴她：「不會有事的」

「亞子，這份平面圖借給我們」大野將圖捲成一綑，拿在手上對著亞子說
亞子睡眼惺忪的點了點頭，撐著幾乎已經睡了一半的意識向大野和千夏道了

句晚安

「謝謝妳四宮院，早點休息」

離開了有咲和亞子的房間

「這樣一來只知道河夫不是有咲殺的而已，我們還是沒有方向」大野說
兩人靠在樓梯口的扶手旁

「怎麼會沒有方向？」千夏看著一臉茫然，明顯還沒反應過來的大野，又接著說：「想想那個警察是為什麼能第一個就找上今井」

千夏一邊說一邊示意大野把從亞子手上借來的平面圖拿出來

但大野只是把平面圖攤開來放在扶手上，還是無法聽懂千夏的意思

「也就是說一定是有人向警察說了今井的事，那問題就是那個人怎麼會知道今井的計畫？」千夏從口袋拿出紅筆

「亞子剛才說有人的腳步聲：」大野這才恍然大悟

「可能性很高」千夏用紅筆在有咲她們的房間門口畫上了三角形：「但還有一點讓我更在意」

「如果是偷聽的人告密的，那麼亞子也應該會被逮捕才對，但結果卻只有有咲被帶走，是這個意思嗎？」

「看來我們的想法滿契合的」千夏放下筆，轉向大野：「如果四宮院說的都是事實，那偷聽並告密的那個人接收到的應該是『今井和四宮院，兩個人正在計畫著和東村有關的事情』才對，這樣一來連四宮院都會被以嫌疑犯的身分逮捕」

「這麼說確實很奇怪」大野看著平面圖上的記號

「告密的人是知道這件事的人，這一點應該沒有問題了」千夏拿起紅筆，在平面圖上空白的地方寫下「偷聽者」與「告密者」這幾個字

「但知道這個計畫的，除了有咲和亞子以外，就是剛才才聽亞子說的我和妳了，總不可能是我們之中有人去告的密吧」

大野的話讓千夏陷入沉默，確實不論是有咲、亞子、千夏或是大野，都不可能去告密，但如果不是知情的人去告的密，警察又是怎麼在這麼短時間內鎖定有咲的：

「啊：還有知道這件事的人」千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在「告密者」的旁邊寫

上了幾個字——「殺人兇手」

我們怎麼會把這麼淺而易見的道理給忘了呢？

「妳的意思是」

「今井可能在行動的過程中遇見了真正的兇手，但那個兇手並不知道四宮院也在計畫中，所以在嫁禍給今井的時候才沒有報出四宮院的名字」千夏在

「告密者」和「殺人兇手」之間畫了一個等號

「但為什麼有啖不直接說兇手是誰？直接跟我說的話不是更簡單嗎？」

「或許今井也不知道那個人就是兇手」千夏說：「總之，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可能的範圍裡盡量蒐集線索」

千夏在「告密者」的標記旁邊畫上星星，隨後把平面圖重新摺好放進口袋

「請問有人在嗎？」

大野和千夏站在二樓另外一側，男生房間的位置，河夫和館一郎的房門前

「一定要來這裡嗎」大野跟在千夏身後，對緊閉的房門感到重重的壓迫感

「必須先確定他說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的話可以先回去房間」

千夏看著房門：「等我問完竹內後再去找你」

「我……」

「好了要走快走，我要再叫一次了」千夏轉身對著大野，說完便又轉向房門準備在呼喊一次

大野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離開，又再逃避了……儘管他知道自己應該試著去面對，畢竟要想真正的改變就必須有所行動

但那真的太困難了

他還不知道該用什麼心情去面對館一郎，對館一郎來說河夫無疑是他的摯友，縱使他們一直以來總是在欺負自己，大野仍然對於自己雖然沒有付諸行動卻沒有打算阻止河夫的死而感到愧疚，或許也是因為本來就對館一郎他們有所畏懼，這種日積月累的恐懼像是本能似的也沒辦法在一夕之間改變，種種複雜的情緒加總在一起造就了此刻大野的選擇

「很狡猾的躲開了」躺在病床上的男人一邊翻閱著書，一邊對坐在一旁的男人說

「狡猾？」男人露出微笑，一臉期待的等著病床上的男人說出自己的見解
「你所營造的感覺，不對，你所表現出來的日和大野就是這樣的人」

用一個又一個合理的藉口詮釋自己的退縮，擺出一道又一道的高牆掩飾自己的懦弱

「其實我始終摸不透日和大野這個角色，他不像四宮院或姬宮那樣有著鮮明的個性，在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會發現他的性格反覆無常，有時坦然接受，有時鑽牛角尖，有時下定決心，有時遲疑不前，明明有很多可以質疑的地方，卻又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說明他為甚麼要這麼做」

男人注視著擺放在病床旁邊擺放的鮮花：「雖然在我的筆下，日和大野總是坦然的接受自己被霸凌的事實，甚至說了是自己罪有應得，但現實裡的日和大野究竟是怎麼想的」

「你的意思是日和大野到底是為了什麼才把自己搞得楚楚可憐嗎」病床上的男人做了這樣的結論：「感覺把你辛辛苦苦用了前面幾頁的篇幅營造出的角色形象全毀了」

「怎麼這樣說，也有可能現實中的日和大野真的就像我描述的那樣天真」男

人笑著說

這一聲笑讓病床上的男人難得的露出淺淺的微笑

到底是因為知道會有人同情自己才裝出一副接受自己罪孽的樣子，說到底只有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才有機會在備受欺負的局面下找到立足點，講白了只有表現的越是無辜才越容易得到別人的關心，也就越容易找到扭轉一切的時機

倘若真是如此，確實是很狡猾呢

大野於是回到了房間

「既然如此我也就試著繼續推敲好了」以這樣的想法試圖彌補自己在館一郎這一關派不上用場的缺陷，大野坐在桌前靜靜的思考

對河夫造成致命傷的毫無疑問是種極其鋒利的刀具或是工具，這一點從河夫脖子上那道深的見骨的撕裂傷便足以說明，但因為那是危險物品，老師會把那些東西收放在儲藏室裡，而儲藏室的門是固定會上鎖的，必須要有老師的同意才能進到裡面，平時的我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取得可以用來當做武器的

工具

而所謂的老師的同意，無非就是負責除草或剛好排到整理儲藏室工作的人才
能從老師那裡拿到鑰匙，像亞子那樣

這麼說來，是不是應該調查一下值班表，但這麼晚了也不好再去打擾老師，
鑰匙不在我們這裡，現在也沒辦法進到儲藏室，如果真的是從儲藏室拿到工
具，那麼儲藏室裡或許會有什麼線索

等千夏回來後再告訴她好了：

大野看著牆上貼的照片，那天還特別和老師借了相機，照片裡的七緒摟著有
咲燦爛的大笑，亞子抓著七緒的衣角，紅著臉卻笑的很開、很自然，大野原
本站在有咲和亞子的中間，卻被七緒一個勁的擠到了旁邊，儘管如此依舊掩
飾不了心底綻放的喜悅，靠在有咲的身上對著鏡頭比了個大大的勝利手
勢，有咲被兩人擠在中間，還來不及看鏡頭，那邊笑邊掙扎的表情就被快門
給捕捉下來

那天傍晚的天氣真好，大野趴在桌上，明明腦中想起的是無比快樂的回憶，
卻怎麼也笑不起來，是因為今天的天氣不好嗎，還是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好

好的看過天空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霎時間，一陣淒厲的慘叫在寧靜的這一夜裡忽然響起，大野旋即起身盯著緊閉的房門，不斷思索聲音得來源，而過沒多久大野也意識到了發出那聲足以驚醒世間萬物悲鳴的人，就離自己所在的位置不遠：那同時也是他最不願意去猜測的可能性

大野下意識的衝出房門，還沒來得及決定要往哪個方向跑，便撞上迎面而來、神情慌張的千夏，「碰」的一聲，兩人雙雙跌坐在地

「大：大野，快：快逃」千夏在跌倒後快速的回過神，注意到眼前的大野後，反射似的起身，一把拉住大野的手，連拉帶拖的朝樓梯的方向奔馳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大野，被千夏就這樣一路的拉著衝下樓梯
「怎麼回事」

千夏沒有多餘的心思回答大野的問題，兩人跑出了孤兒院，沿著柔和的月色和道路兩側的白森木不停得跑，直到千夏終於精疲力盡，雙腳一癱的倒在路

中央

「我：我們找錯方向了」千夏不停的喘氣，呼吸異常的急促，整個人不斷顫抖，彷彿隨時都可能失去意識

「姬：」大野本想扶千夏起來，卻看見了沿途路上滴下的血跡，他下意識的停止動作，隨即注意到千夏手臂上的刀傷：「這：：是怎麼一回事？」

千夏冒著冷汗、不停發抖，雙眼緊閉、神情痛苦的蜷縮在地上，像是想說些什麼似的吃力的試圖睜眼：「竹：：竹內：：來不及：：要：：要：：要：：老師：：」
斷斷續續的說完以後，千夏便失去了意識

「姬：：姬宮：：姬宮？姬宮！」大野不知所措的愣在原地
必須要救她！

大野的腦海裡瞬間閃過這樣的念頭，隨之而晃過的是——報警，得要報警才行，但報警：：大野想起那個小鬍子警察，無論是有七緒或是有咲的事，警察真的能幫上我們嗎：：

大野開始感到遲疑，不行：：還是得叫救護車，但只有孤兒院裡有電話，兇手還在孤兒院裡嗎？千夏剛才才是想要和我說什麼？竹內：：難道館一郎就是兇手

嗎？是要我去跟日日香老師求救嗎？

大野抱起昏過去的千夏，不論如何，現在就只能先回到孤兒院了

夜晚的樹林裡十分寧靜，還沒鋪上柏油的林間小道上只有幾盞路燈能提供照明，茂密的白森木遮擋住月光，讓本來就已經十分柔弱的月色顯得更加渺小，大野注視著前方，此時的他感到身心俱疲，才剛覺得快要掌握住整件事情的脈動，現實卻又在下一秒輕輕鬆鬆的賞了我們一巴掌，像是要我們快點清醒似的，但我已經很清醒了啊：

對大野來說，這條路是多麼的漫長，明明知道自己要走去哪裡，卻不知道已經走了多遠，和所有的事情一樣：好似明白卻又什麼也沒看穿，微涼的這一夜卻令人這麼得無法靜下來，在迷惘又茫然的時間序裡走了多久，大野自己也不曉得，想著自己又將失去什麼，不知不覺才終於回到了孤兒院，看著廣場上著急張望的身影，大野鬆了口氣

「老：老師，姬宮：姬宮她昏過去了」大野對著發現自己而朝這邊快速走來的日日香老師說：「有咲不是兇手，真正的兇手還在孤兒院裡面！快：快報：快叫救護車：」

「先冷靜下來，老師已經報警了」日日香老師向前確認了千夏的傷口，安慰著大野說：「傷口不大，血已經止住了，現在應該是累到睡著了而已，過不久就會醒來的，剛才聽到尖叫聲後就看到姬宮同學拉著你往樹林裡跑，老師還很擔心你們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是竹內：竹內館一郎，叫大家趕快離開：」大野一邊喘氣一邊簡短的向老師說出自己 and 千夏整理出的事情

「好，老師知道了，交給老師處理，你先冷靜一點」日日香老師讓大野倚靠在廣場旁的看台休息，自己則轉身準備回到孤兒院裡

「老：老師，裡面很危險：」大野看著日日香老師的背影

「如果你們說的是事實，那裡面可是還有那麼多的學生，老師怎麼可能自己待在外面？」日日香老師停下腳步，轉頭對著大野說：「不用擔心，老師不會有事的」

在看著老師走進孤兒院後，大野閉上眼躺了下來，距離上次像這樣躺在廣場上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好像是和七緒一起，那天的夜空不對，那天的星空真的真的無與倫比

大野的腦中不停浮現出和七緒在一起的時光，要是沒有發生這種事，現在的我們一定也會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大野想像著自己和七緒、有咲、千夏、亞子相約出去玩的話面，不過可能還是要徵求老師的同意吧，或許會是老師帶著我們一起去也說不定

以前總覺得活著沒有意義，想要盡快的結束這個充滿罪孽的人生，像現在這樣躺在這裡，想到身後還有著相信自己、支持自己的人，不禁真的有種或許我也能好好的活下去和活著或許還不錯的想法

大野緩緩的睜開眼睛注視著夜空，即便如此，果然還是沒有星星：

『什麼都看不到吧？星星』『不看了……』

原來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看了，而是已經沒有辦法看見了：大野伸手遮住自己的雙眼，眼淚再一次的在寂靜的夜裡，在平靜祥和的微風中落下

就這樣結束了嗎：終於，這一個詞彙真是沉重，背負著的是七緒的死和有咲的離開，這麼沉重的結論我真的沒辦法簡單的說出來，一切都將會慢慢的回到正軌吧，儘管那對我來說已經稱不上是回到日常的生活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就結束了

「日和大野！」

忽然間，一個令大野感到厭惡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像是觸電一樣，嚇得大野瞬間坐了起來

「竹：竹內：同學？」大野的眼神驚恐，不停的想向後退，想盡可能地遠離眼前的兇手，卻連一寸都無法後退

「你給我過來」館一郎一臉嫌惡的瞪著大野，用非常不耐煩的口氣對著大野說：「不准出聲音」

大野不斷的要自己停止顫抖，身體卻一點也不聽使喚，只能說人類在恐懼的面前肯定是最誠實的吧

逃跑，我要逃跑：大野的心中不斷響起這樣的聲音，像是本能似的催促著自己一定要做些什麼才能活命，可是千夏她還沒醒過來，也沒辦法帶著她逃走，話說回來就算只有我逃跑也不一定跑的贏館一郎：這下子真的無計可施了

「除了啞巴還耳背了嗎？快把這傢伙背起來啊」見到還愣在原地的大野，館一郎愈發不悅的對著大野說道：「啊啊煩死了！給我滾過來」

館一郎一個縱身抱起倒在一旁的千夏，東張西望的往儲藏室的方向跑去，無法即刻做出反應的大野只能乖乖的跟了上去

「把門鎖起來」

三人進到儲藏室後，館一郎小心翼翼的把千夏平放到一旁的桌子上，讓大野鎖門後，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火柴點亮旁邊的蠟燭：「動作快一點，你想死嗎」

按耐不住對館一郎的恐懼，大野在鎖上門後，倚著門不發一語動也不敢動

「快來幫忙啊」館一郎從口袋拿出平面圖：「要我把你拖過來是不是？」

大野望向館一郎攤在桌上的，有咲和亞子的手繪平面圖

「一樓大概已經不行了，大廳的公用電話要放棄了」館一郎用紅筆在一樓的地方畫上大大的叉字記號：「要怎麼讓外界知道」

大野聽話的緩緩走到桌子旁，想試著整理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樣子像極了舊式的機器人

「你在幹嘛？快想啊，還要我下命令嗎」而這也讓館一郎的火氣瞬間升到巔峰，他重重的把紅筆摔在桌上：「這傢伙沒把事情告訴你嗎？一個個都是廢

物」

館一郎瞥了一眼還沒從昏迷狀態中醒來的千夏，隨即又將視線放在大野身上，館一郎的眼神相當可怕，但有那麼一瞬間大野似乎感覺到他那份憤怒與銳利並不是朝向自己

「我不想和你一搭一唱的解釋給你聽，沒能力動腦就快去找能當武器的工具」館一郎重新看向平面圖：「這裡雖然沒有人進得來，你還是最好給我快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躲在這裡？」大野戰戰兢兢的走到擺放工具的櫃子前
如果館一郎是兇手的話，他剛才有的是機會能把我給殺了：更不用說為甚麼還要費力的把千夏抱進儲藏室：難道館一郎不是兇手？

「你是智障嗎？不然是要躲在哪裡？可以的話我根本不想理你」館一郎繼續低著頭研究平面圖，不耐煩的說

「發生什麼事了」

「不要跟我說話，快找武器，我們沒有多少時間」館一郎一邊思考一邊在平面圖上做記號

「你不是說沒有人進得……」

「煩死了！」館一郎把從口袋掏出儲藏室的鑰匙丟在桌上

「鑰匙？你去偷來的？」

「閉上嘴快找」

「這裡就只有割草機和掃把」

「怎麼可能」聽到大野的話，館一郎震驚的放下筆，走向櫃子

「我記得前幾天老師有來整理過儲藏室，可能是要換新的工具吧」大野突然想起之前看見老師不停進出儲藏室的畫面

「那個女人：全都掌握住了嗎？」館一郎憤怒的握緊雙拳，朝櫃子用力的搥了幾下，因而被震散的灰塵讓大野忍不住咳起嗽來，館一郎重新整理好心情後轉身壓住大野的肩膀說道：「聽著，萬一出了什麼事，在我房間的衣櫃裡有兩把開山刀」

「咦？」

「煩死了，這傢伙真的什麼都沒告訴你嗎？」

「好了要走快走，我要再叫一次了」

留在門前的千夏在大野離開後，對著館一郎的房門喊道：「請問有……」

「大半夜的在喊什麼鬼」不耐煩的應門的人是館一郎

「我的名字是姬宮千夏，想問你幾個問題，可以讓我進去嗎？」

「滾開，我要睡了」根本不在乎門外的人是誰，館一郎說完便逕自的準備關上門

「那我就打擾一下了」卻被千夏一個伸手擋住門，並直接走了進去

「妳不是想被打啊」面對同樣自說自話的千夏，館一郎有點招架不住，只能轉身瞪著絲毫不拘於禮數，很自然就坐到床上的千夏

「不想浪費時間的話快一點回答我的問題，然後你就可以去睡覺了」千夏環顧著四周，桌上層層堆疊的白紙上擺放著零散的文具，半開的衣櫃與從中拿出來的丟在椅背上的衣服，像是準備要外出似的：「不過你看起來也沒有打算要睡覺」

千夏注意到了放在書桌底下的汽油：「第一個問題」

「你這個女人……」

「東村是你的朋友吧」

「神經病，不要到別人的房間搗亂很難是不是」

「東村死了你怎麼好像完全不在意」

「關妳什麼事」

「是不關我的事」千夏拉長語氣，轉向靠在門上的館一郎：「但如果你就是兇手的話：看來你不是」千夏起身走向堆著一大堆紙的書桌：「這些是什麼？」

「妳說完了沒有」見狀的館一郎旋即衝向前把千夏拿起的紙盡數的搶了過來：「快滾出去」

「我只是在問問題而已，那上面寫的是什麼東西」千夏試著搶回館一郎手上的紙

「看來妳想死是不是」館一郎用力的將千夏往門口的方向推，隨即拿起桌上的紙往衣櫃靠近

「要殺我的話你早就能動手了」館一郎並沒有推得很大力，只是稍稍向後退了幾步的千夏在穩住腳步後說：「你不好奇嗎，到底是誰殺了東村」

「快滾出去」館一郎大吼

「你也知道吧」千夏完全無視了館一郎的幾乎達到頂點的憤怒，走到書桌前坐下：「和我聊聊吧」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態度軟下來了」

「煩死了快出去」從一開始就不斷跳針著說重複的話的館一郎明顯的降低了音量

「聊完我就會回去了，想快點趕走我，比起在那裡虛張聲勢，安分點過來分享情報還更有效率不是嗎」

館一郎不可理喻的看著千夏，可能因為是最年長的緣故，千夏總是散發出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覺，因為不會對威脅表現出恐懼，應該說是絲毫不在乎，館一郎才拿她沒轍

「先從那些計畫說起吧」

館一郎不甘不願的走向書桌，把手上的紙全放在桌上

「河夫用來整那個啞巴的計畫」館一郎說

「大野嗎？」

「我沒打算和妳一搭一唱的，快說完快出去」

「早上今井被逮捕的事你知道嗎？」

千夏於是開始說著前不久和大野討論出的結果

「所以妳懷疑是我想嫁禍給那個女的嗎？」館一郎聽完後問

「在知道答案之前，任何人都是嫌疑犯」

「然後呢？」

「回到剛剛的問題，你對東村的死一點感覺都沒有嗎」

「你是希望我嚎啕大哭之類的嗎？別把別人當成小孩子」館一郎不悅的看向

千夏：「我只想繼續完成河夫的計畫」

「桌子底下的汽油是怎麼來的？」千夏的視線不停的在河夫的計畫上來回掃

視

「河夫弄來的」

「如果是從儲藏室拿的話應該會馬上被老師發現才對，不可能讓你們藏在這裡這麼久」千夏指著計畫書上註明的，拿到汽油的時間是在三天前：「而且

這種一不小心就會害死人的計畫……」

千夏搖了搖頭：「你們是打算殺了他嗎？」

「不關你的事」館一郎沒有理會千夏的眼神，故意避開了那宛如審問的視線
「你們為什麼那麼討厭大野？」

「這種事和誰是兇手沒有關係吧」

「東村就是因為討厭日和才會殺掉早瀨的吧，哪裡沒有關係？」

「早瀨？」千夏的話讓館一郎愣住了

「早瀨七緒」而館一郎的反應也讓千夏嚇了一跳

「早：早瀨：」館一郎像是被什麼給嚇到似的，向後退了幾步

「你知道了什麼」千夏意識到眼前反常的館一郎將成為揭開這件事情真相的
關鍵

「不對，河夫不可能殺了早瀨」館一郎坐了下來

「什麼？」

「河夫和早瀨：他們好像在來到這裡以前就互相認識了」館一郎說：「河夫
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很在乎那個姓早瀨的」

見到千夏進入了呆滯狀態，館一郎又繼續說：「所以在知道早瀨的死訊後，河夫變的更加討厭那個啞巴，他說都是因為那傢伙，早瀨才會死」

「所以東村沒有殺早瀨？」千夏頓了一會兒後又重覆了剛才聽到的話，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就都錯了嗎：因為東村殺了早瀨，以此為契機的對東村產生了恨意的某個人下手殺了東村，再順應輿論把罪推給今井，本來是這樣在進行推斷的，但現在卻連最一開始都不正確了：「那會是誰……」

千夏靠在衣櫃上，試圖將所有線索重新整理卻沒有辦法找到下一步，總覺得找錯了方向，好像少了甚麼根本性的條件一樣，不管怎麼推演都只是在兜圈子

館一郎低下頭同樣不發一語，兩人就這麼沉默了一陣

「所以妳問完了沒有」過了一陣子後，館一郎抬頭看著千夏率先道破沉默
「你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千夏說：「為什麼那麼討厭……」

「那個啞巴嗎？」館一郎接著說：「說真的我和他沒什麼過節，大概是跟在河夫身邊久了漸漸的被他影響了吧」

「意思是和大野有仇的是東村？」千夏皺起眉頭：「我不記得他們有起過爭

「執啊」

「好像是河夫的媽媽和那傢伙家有發生過事情，我也只聽河夫提：」

「等等，媽媽？東村不是孤兒嗎？」

千夏的問題讓館一郎愣住了：孤兒院裡的大家多半都是基於特定原因而被親生父母拋棄，對年幼的孩子而言往往會因此而留下心理創傷，深淺則因人而異，但要是像館一郎所說的東村是因為媽媽的關係而討厭大野，能想到的可能除了不斷聽著自己的媽媽長期抱怨著對大野的厭惡而耳濡目染的被影響以外，就是被自己的媽媽當成大野的替代品而因此受到施暴，但不論哪個都必須建立在東村與東村的媽媽長時間生活在一起才有可能將恨意轉向大野

「東村來這裡的時候我記得還只有三歲，那時候孤兒院裡的孩子加起來不到十個，東村生日那天我們還一起幫他慶祝了」千夏回想著幾年前，慶祝東村四歲生日的場景「因為這裡沒有廚房，那時候的老師還大老遠地從市區買蛋糕回來」

「我並不想聽故事」

「我的意思是，東村不可能是因為媽媽的關係才討厭大野，三歲的孩子應該

不知道什麼叫恨」館一郎不會不知道千夏想說甚麼，只是他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對這個問題做出反應才會說些不著邊際的話來掩飾自己的慌張，千夏然後又接著說：「我只想到了一種可能，東村的媽媽一直都在他身邊……」

兩人此刻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同一個人——日日香老師

「不過說到底這也只是我的猜測：真實的情況我們也都說不準」千夏略帶尷尬苦笑，似乎是對自己竟然懷疑到老師的身上感到愧疚

「這麼說起來河夫他一直不敢違背那女人的話……」館一郎的這一句話彷彿是填滿整幅畫的最後一片拼圖

兩人再一次的安靜下來，一切都有了頭緒，一切都有了連結，明明眼看事實都已經明朗，怎麼空氣裡卻還是瀰漫著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因子

「我們去一趟老師的辦公室」千夏走到館一郎的面前，抓起他的手

「現在都幾點了，妳不要臉也要有個限度」

「等等：是不是有電話聲？」千夏突然停止動作，一臉嚴肅的示意要館一郎安靜

館一郎沒有回答，但也同樣的聽見了自門外傳來公用電話的鈴聲

「現在是凌晨，誰會打來孤兒院？」

「妳也知道現在是凌晨？」館一郎對千夏投以藐視的眼神，起身向門口走去：「我去看看，妳不准亂碰」

在館一郎走出房間不久後，電話鈴聲停止了，好似全世界都陷入了沉沉的睡眠，只剩下自己還清醒著，千夏坐到了書桌前，看著今井和四宮院繪製的平面圖，心中五味雜陳，可能還想說服自己不該懷疑老師，但卻找不到足以證明自己錯了的證據，反而越是推論箭頭就越會指向老師，千夏反覆思索著，不禁有些出神，才會在不久後被門外傳來了敲門聲嚇了一大跳

「你不是有鑰匙？」千夏回過神後放下根本沒有辦法專心看的平面圖，前去開門，沒想到映入眼簾的卻不是館一郎，而是面帶笑容的日日香老師，千夏下意識的向後退：「老……老師？這個……我是因為有事情要和竹內討論才會在這裡」

「姬宮同學，老師不是說了嗎」日日香老師一步步走進房間，關上了門，表面上明明笑著，整個人卻散發著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氣味，看上去比面無表情還要可怕，始終掛著那叫人安心的微笑，如今乍看之下卻似一片片瓦解，

留下透著冷酷內在般那樣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已經結束了」

「老：師？」千夏不自主的繼續向房間裡退後，隨即注意到了老師手上的小刀

「很抱歉，但老師還不能停止」日日香老師話一說完，面帶著微笑舉起小刀，絲毫沒有猶豫的朝千夏胸口的方向刺去

千夏被突如其來的攻擊嚇的跌坐在地，但也因此躲過了老師的小刀，沒等到千夏爬起來，日日香老師旋即又朝著她脖子的方向刺了一刀，卻被千夏狠狠地踢了一腳

被踢中的老師搗著肚子向後退了幾步，千夏則趁勢爬起來想往門口方向跑去日日香老師在穩住重心後立刻衝上前想抓住千夏，害怕被追上的千夏，牙一咬轉身一蹬朝老師撞了過去，這一次突擊雖然成功撞倒了日日香老師，但在她被撞倒的同一時間，手上的小刀就這麼俐落的劃過千夏的手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千夏忍著疼痛從地上爬了起來，向門外使勁跑去，隨後馬上撞上迎面而來的大野

「大：大野，快：快逃」千夏一把抓住大野的手拉著他一路逃出孤兒院
竹內：剛剛因為太慌張沒有注意到他，萬一他回房間的話會和老師碰上的：來不及了，得先警告日和要他小心老師才行

「怎麼回事」

沿著幽暗月色和道路兩側的白森木，在樹林裡不斷奔馳，直到精疲力盡的倒下，一瞬間的劇痛自流著血的傷口迸出，明明沒有放翁下來：疼痛讓千夏的意識逐漸變得模糊

「我：我們找錯方向了」千夏癱坐在地上

「姬：」大野連忙想要扶起千夏，卻注意到沿途的血跡及手臂上的刀傷：

「這：是怎麼一回事？」

得：趕快告訴他

「竹：竹內：來不及：要：要：要：要：老師：」千夏用盡最後的力氣，斷斷續續地說完後便失去了意識

「我因為聽到電話聲而走出房門」館一郎對著大野說：「但我一接起來對方

就掛斷了，然後我剛走上二樓就看到那女人拿著刀走進房間，沒多久就聽到尖叫聲」

「你是說日日香老師？不可能……」

「沒有不可能」館一郎把一張照片放在桌上

「這是誰？」大野湊上前看著泛黃的照片

「是那個女人」館一郎坐下：「和河夫」

大野看著照片沒有說話，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反應

「那女人是河夫的媽媽，我確認過了，辦公室有本相簿裡面全是河夫剛出生的照片」

「老師是……」

「原來你在這裡，老師很擔心你們三個」

忽然間，儲藏室的門被打開了，神色自若的日日香老師就站在門外，手裡握著一把用來割草的鐮刀，從容不迫地注視著大野和館一郎，臉上依舊是溫柔的微笑

「瘋女人，妳殺了自己的兒子嗎？」

「不是吧，竹內你在說什：

「事實就在眼前了你還想幫她找藉口？」

「竹內同學，看來你有很多事情誤會了」日日香老師悠悠的關上門後，轉身走向館一郎

「不准過來」館一郎一邊後退一邊想找能用來擋住老師的工具

「老師那麼擔心你們的安全，怎麼會讓你們拿到危險的工具呢」日日香老師的語氣平和，本來應該要是很讓人安心的話語此刻卻只剩下濃濃的陰險，那一如既往的笑容裡緊握的鐮刀顯得更加嚇人：「一切都是為了你們的安全」

「閉嘴」館一郎退到了角落，隨手拿起身旁的掃把

「不用害怕，老師不會傷害你的」日日香老師轉頭對著呆站在一旁的大野說：「還不是時候」

語畢，日日香老師舉起鐮刀朝著館一郎的方向衝了過，館一郎舉起掃把試圖抵擋老師的殺意，但鐮刀與掃把的碰撞根本上是短兵相接，掃把在一瞬間便被鐮刀硬生生砍斷，館一郎整個人也因為反作用力失去重心而跌落在堆放舊衣服的垃圾袋上，就在老師準備朝館一郎的胸口刺下去時，一旁的千夏

不知道甚麼時候回復了意識，舉起椅子使勁地擋住了鐮刀

「妳這傢伙」館一郎看著連站都站不穩的千夏

「還站著幹嘛？快逃啊大野，離孤兒院越遠越好」千夏吃力的大喊

「不需要逃，反正老師也沒打算在這裡殺了他」日日香老師面對眼前的突發狀況，依然游刃有餘的轉頭看向大野：「老師會好好教你，失去一切是什麼感覺」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日日香老師會：大野愣在原地不願相信眼前所看見的，自從七緒死後，安慰著大野，讓他沒有因此而崩潰的日日香老師，為什麼會拿著鐮刀攻擊館一郎：

「這下子全都說得通了」千夏用力的喘氣，同時瞪著老師：「不管是為什麼能拿到電鋸或者是要嫁禍給今井」

「別用那種眼神看著老師，你們該不會還想著要逃離這裡然後把我交給警察」有那麼一瞬間，在日日香老師收起笑容的瞬間，板起臉的她似乎不具有人類應該具備的感情，說是惡魔卻又感覺不太貼切，那只是無法辨識出真偽、虛假面具下的其中一張臉：「很可惜，那邊沒有人會聽你們的」

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不論是說話方式或是臉部表情，不再有薔薇般的溫柔，就連月色般的耀眼此刻也好似在諷刺著甚麼一樣，挾帶著光明卻是黑暗的源頭，散發著叫人安定的氛圍卻是破壞一切安定的元凶

「說完了嗎？說完了的話那我就繼續了」日日香老師用鐮刀指著館一郎：

「看好了大野，我現在就幫你上第三課」

語畢，日日香老師把桌子推向千夏藉此阻擋她的行動，衝上前毫不猶豫的一刀刺進館一郎的胸口

「竹內!!!」千夏用力推開桌子，卻來不及阻止，鐮刀就這樣順勢的刺進了館一郎的胸膛，沒有任何停頓，不帶任何憐憫，一切就只發生在一瞬間
館一郎的胸口不斷滲著血，連同內臟一起被刺破，他面部猙獰的口吐鮮血
「瘋！」館一郎還沒能說完便失去意識的倒下，日日香老師見狀，不慌不忙地彎下腰把鐮刀從館一郎的身上抽了出來

大野癱坐在地，雖然看過河夫被殺後的現場，但像這樣真正的看見生命在自己的眼前消逝，卻還是那麼令人害怕，這樣的畏懼是本能的，對於死亡的恐懼讓人不自主地顫抖，這是人應該要有的表現

「可惡……」千夏趕到大野的身邊：「快逃，不要管我，往樹林跑，一定要活著，讓可以幫我們的人知道這件事……快走啊大野」

千夏抓住大野的手，試著把他從地上拉起來，看著已經失了神的大野，千夏慌張地大喊：「快……」

「第四堂課」

千夏的話還沒說完，伴隨著熟悉卻又無比陌生的聲音，大野看見的是從千夏的胸口貫穿而出的鐮刀，駭人的景象連同鮮血，絲毫不給大野反應的時間，噴濺在大野的身上，鐮刀被抽出的瞬間，失去最後支撐的力量，千夏跪了下來：「跑……」

和館一郎一樣，但是距離更近……大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聽著，千夏在吐血後發出的最後一聲喘息，既薄弱卻又痛苦的掙扎後逼不得已的倒在自己的面前，從此不再有任何反應

此刻大野的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漆黑，腦中卻是一片空白，四周的聲音像是被甚麼吸走了似的，依稀刺耳，好像又有點模糊，看的見甚麼？聽得見甚麼？星星嗎？還是悲鳴？白色的房間：番茄嗎？是有咲被帶走之前，假裝昏倒的

老師，還是七緒被發現時，神情悲傷的老師：一切宛如走馬燈一般好似那樣清晰，最終卻只留下一片空白：看的見看不見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嗎：看見以後的失去和一開始就看不見，怎麼一切都是這樣的刺耳：大野腦中最後的畫面是館一郎驕矜的別過頭和千夏的笑容，他伸手想抓住甚麼卻在下一瞬間目睹眼前的漆黑被火焰吞噬，聲音逐漸清晰，那是代替館一郎和千夏的身影，站在大野的面前，臉上沾著血手裡握著鐮刀的老師，得意的笑容裡緩緩說著的

「有沒有學到什麼了？日和大野」

「如何？有趣嗎」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喝了口咖啡

「這是20幾年前的那件事吧」病床上的男人放下書

「26年前，引起各地人權團體注意的白森孤兒院慘案」

「沒想到還有人知道這件事」男人坐了起來：「真是個意外的題材，黑作先生」

「確實讓人很意外，畢竟有關這件事的資料全都被銷毀了」名叫黑作岩上的

男人把喝完的杯子放到桌上：「你覺得結局如何」

「說實在的不是很滿意，應該說從竹內館一郎和姬宮千夏被殺了的這裡開始，後面的發展我覺得有些脫序」

在館一郎和千夏死後，大野先是低著頭不發一語，既沒有聽日日香老師在面前說了些甚麼，也沒有注意到外頭的騷動，然後像是被甚麼給刺激到了似的，一邊大叫一邊起身掉頭，拔腿逃離了儲藏室

只不過大野現在還不知道，他已經沒有辦法自這個深淵中全身而退：

才剛跑出儲藏室沒多久，孤兒院裡的孩子一個個的早已將通往樹林的路口團團圍住

聽信日日香老師的說法，指控大野因為不滿長期受到河夫的霸凌，在得知七緒也被他奪走後，對自我的嚴重自卑感扭曲成了殘虐的憎恨心理，不光是殺了河夫更甚至架罪給過去的好朋友，這就是大野已經著魔的最佳證明

見到唯一能逃往樹林的出口被擋住，眼前被洗腦的同學們正步步進逼，身後又有不知道何時會對自己下手的日日香老師，大野只好咬緊牙關朝孤兒院跑

去

然而更令大野感到絕望的是，一進到大廳便看見的，四宮院亞子的屍體

在日日香老師捏造的謊言中，亞子和大野是共犯，理由什麼的已經無所謂了人，是只要陷入恐懼或是慌張就會失去理智的生物，在大家看見亞子的屍體，並相信了日日香老師說的是大野殺了亞子後，對著大家說的不管是什麼都會被採信

這不單單只是害怕，可能還參雜著平日裡對老師的信任，和對大野在絕望中產生了扭曲的價值觀，對於這個說法沒有人感到不對勁

大野看著倒在血泊中的亞子，心中的不平衡已經讓理智線的天秤崩壞

或許大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並沒有想要解釋的打算，可能他也比自己所預料的還要冷靜，是因為已經見過了自己所珍愛的人在眼前被奪走而不再對此感到害怕，但事實上這樣的想法一點也稱不上是堅強，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正一步步繞過亞子屍體的大野甚至比日日香老師還要更像是惡魔

起初是自卑，認為自己必須要接受來自各方的懲罰，因為是自己需要償還的罪孽，不論自己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總是默不吭聲，說是沒有情感嗎？應該

說是強烈的自卑感壓抑了其他的情緒

然後在漸漸地受到七緒等人的影響後，接受了她們對自己的好，慢慢的敞開自己的心房，試著不再先入為主的要自己接受一切的惡意行為，對大野來說，朋友是指引著自己走出自卑的光芒，但這些光芒卻隨即的被更深的黑暗掩埋

一次次的試著敞開自己，接受到的光卻馬上又被黑暗吞噬，不知不覺中大野所留下的晦暗甚至多於七緒她們給予的光明，大野一直在掙扎著，想要為七緒報仇卻又不想讓老師失望，明明和有咲一樣憎恨兇手卻又想聽老師的話，讓事情慢慢的過去，但最後的真相——日日香老師卻硬生生地成為了讓大野徹底失去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大野搖搖晃晃地走上二樓，朝著館一郎和河夫的房間走去，想拿走館一郎先前說過的開山刀，但當他打開衣櫃，裡頭除了衣服以外，只剩下幾根香菸和打火機，根本沒有任何可以當武器的工具

——可惡的女人，全都掌握住了嗎？

館一郎說過的話讓大野頓時感到氣憤，他狠狠地踹了書桌一腳，卻因此發現

了藏在桌子底下的汽油

大野笑了，他抱起汽油發狂似的大笑，隨後將汽油分灑在房間的各個角落

「既然如此，那就這樣吧」

大野的舉動和呢喃讓站在門外的孩子們不敢靠近，而在日日香老師走進房間的瞬間，像是終於等到了，大野用打火機燃點桌上的白紙

不到一眨眼的時間，四周便陷入一片火海，大野笑著看向拼命試著滅火的日日香老師，旋即轉身，頭也不回的從窗戶一躍而下

摔在樹叢裡的大野，忍著疼痛攀扶著牆爬了起來，撿起一併掉下來的汽油桶，一跛一跛的走回孤兒院，然後在門口、樓梯口和走道上灑滿汽油後，倚坐到亞子的身邊

虛弱地看著終於意識到即將發生什麼事而匆忙的想逃下樓的同學們

大野再度大笑，此刻他不再感受到從斷掉的腳所傳來的陣陣劇痛，而是感到解脫的對著那些愣住的同學們輕輕地說道：「再見」

語畢，大野把打火機點著，往汽油桶裡丟

火蛇迅速的竄起，朝門口順著走道一路蔓延到樓梯，連同二樓的火勢一鼓作

氣的吞噬了整間孤兒院

大野抱緊亞子的屍體，就這樣動也不動的浸泡在烈焰之中

對他來說，比起活著時的煉獄，只憑一把火就能燒成的地獄根本算不了什麼，細微不過的哀號聲此起彼落的在火海中漸漸沈沒，逃竄的腳步聲和不知道哪裡崩塌墜落的撞擊聲，到最後終將陷入寂靜，沒有了生命當然也沒有聲音，沒有求救聲也沒有了心跳聲

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如今都只剩下燒完和正在燒的灰燼，在這個時間與生命法則相互錯綜而失去管理權限的瞬間，抱著對過去的憎恨、懷著曾經對未來的期盼，複雜的、憤恨的、思念的、連同哭過的一起化作最熾熱的火焰。這是日和大野，最後也是最撕心裂肺的悲鳴

而這一次，不會再有人聽見，也不會再需要有人聽見

「不愧是到處涉獵推理懸疑小說的大偵探，七笑先生」黑作岩上看著坐在病床上的男人

「我才沒有到處涉獵」被稱做七笑的男人把原稿交還給黑作

「是是是，是專挑真實事件改編的小說對吧」見到七笑又一次淺淺的笑了，黑作的臉更加得意：「不過還真是瞞不過你，後面這段確實是我自己寫的」七笑緩緩的收起笑容，不發一語，認真地聽著黑作要說的話

「負責偵辦這件事的警察在那之後沒多久就被揭穿並逮捕了，原因是袒護日日香冬花的罪行，還順著她架罪給無辜的孩子」黑作看著空的馬克杯說：

「我是好不容易才弄到的，後來接手這個慘案的警察留下的紀錄：

日日香冬花因為不滿日和大野的養母也就是日和太太，本名三木板葵的疏失導致自己的父親因為心臟病發卻沒有得到即時的照護而病死。

在這之後，醫院卻沒有因為三木板的失誤而對她進行處分，僅僅以急救無效四個字草草結束了這項案子，心懷不滿的日日香多次向院方表達抗議，卻不被採信，因為沒有證據證明日日香的說詞，心臟病發也不是任何誘因所引起，因此醫院並沒有理會日日香，只把她當成無法接受父親死亡事實的家屬看待。

然而看在眼裡的三木板，因為受不了內心的自責，在那之後沒多久就辭職了，然後又很巧的把養子——日和大野送到了日日香冬花所在的孤兒院，當然

這之前無論是三木板還是日日香都不知情，這簡直就是神的惡作劇。

日日香於是把對三木板的恨，加諸在日和大野的身上，東村河夫是日日香和前夫生的兒子，生下東村後因為受不了日日香反復無常的個性而離婚，但不論是爸爸還是媽媽都不願意撫養東村河夫，他就這樣被送進孤兒院，直到慘案發生的三年前，日日香進到白森孤兒院，母子才以這種方式重逢」

七笑聽著黑作訴說那起事件背後的原因：「日和大野還真是無辜」

「確實，到頭來只是個被遷怒的，但他自己的自卑感也確實會更激化他內心的黑暗面吧，所以我才會寫出那樣的結局」黑作認同七笑的看法後繼續說：「根據紀錄，孤兒院大火並沒有對儲藏室造成太大的波及，因此當時還能夠辨識出在儲藏室裡的兩具遺體，但對於為什麼孤兒院會起火或是誰放的火就沒有辦法確定，因為這件事情並沒有生還者」

「還真是個不負責任的作家呢」七笑吐槽

「不過也有曾經研究過這起懸案的警界專家說，在分析現場的時候並沒有找到日和大野和四宮院亞子的痕跡」黑作話鋒一轉：「但畢竟是火災，這個話題剛出來就馬上被否定了」

「是嗎」

「可是身為一個作家，聽到這種事是不可能就這樣罷休的吧，所以我才說這個題材有趣，對吧」黑作笑著，似乎很有幹勁

七笑沒有立刻附和，而是提出了盲點：「你後來解釋的這些，在原稿裡都沒有看到，難道你要到讀者家裡一個一個的口述嗎」

「怎麼可能，我有寫成後記，明天會一起帶過去」黑作看了看手錶，把稿子放進公事包裡後起身：「時間差不多了，我也差不多該告辭了，這一袋是水果」

七笑看著黑作把紙袋放到桌子上，在向微微的點了點頭後目送著黑作走出病房

「打擾了」一個穿著護士制服的女人在敲門後走進病房：「需要幫你打開嗎？日和先生」

女人拿起紙袋裡，裝滿小番茄的盒子，坐到床上

「我討厭番茄，妳忘了嗎？」

「開：開個玩笑而已：抱歉」女人一邊道歉一邊把盒子丟進角落的垃圾桶裡
「不用道歉，倒是妳過了這麼久，容易緊張的毛病還是改不掉，亞子」日和
笑著說

「這：這個我也沒辦法」亞子低著頭說：「看見甚麼了嗎？你感覺很開心：」

「沒什麼，只是想到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聚一聚了」日和望向擺放著的鮮花：

「前天來也不打個招呼」

「上次見面是一年前了吧」亞子隨日和的視線一同停留在花梗上套著的米白色手帕

「之後再約吧，她現在也是大忙人了」

「嗯」

「我明天要先出去一趟，記得幫我和院長說一聲」日和下床伸了個懶腰

「我知道了，這次要去哪裡？」亞子抬頭看著日和

片刻寧靜後，日和和大野轉過頭淺淺的笑著回答：「木少出版社」

小說組 第二名

休管二B

鄒宛蓉

失蹤的乘客

「天氣越來越炎熱，現在室溫逼近30度，就算在室內，氣溫也相當高：」看著手機播報新聞坐在椅子上的男子先開口。

「哦，現在的氣溫已經高到這種地步囉，總覺得警局也該適時裝修冷氣了，你說的是吧，皓軒。」

說話的男子看向身穿藍色制服的員警，他的胸前佩有金色徽章，那是10個月前剛換發的，別在襯衫上，顯得格外有神，就算是炎炎夏日，員警們的制服也是搭配深藍色長褲，在這高溫的日子，尤其更為炎熱。

「說什麼啊：局裡可沒那種錢。」在整理書桌上物品的男子頭也沒回，拿著巡邏用的工具和紀錄表，在值勤人欄位填上「侯皓軒」並寫上今天的日期「9月9號」。

「什麼嘛？還期待你能去跟頑固的上司說說，啊？不然，我們去街上新開的冰店消暑吧。」看著皓軒將紀錄表闔上和整理完乾淨的書桌，男子了解到他要出去巡邏。

「我現在是執勤時間，要吃，你自己去。」說完，侯皓軒頭也不回的就往辦公室外走。

「誒誒等等我啦。」男子見狀，拿了隨身物品追了上去。

「侯皓軒，外出巡邏。」禮貌地對著坐在櫃檯前的員警打招呼，他是警局的資深員警，外表忠厚為人和善，侯皓軒剛進警局時就是由他負責，對他來講侯皓軒就像兒子般那樣親。

「哦？好的，路上小心。」煜誠也要跟著去嗎？資深員警說完看著跟在侯皓軒身後穿著白T和淺藍色寬褲的男子。

「沒……想反駁的侯皓軒還來不及說完，聲音就被壓了下去。」

「是的。您今天也辛苦了。」我今天會跟皓軒一起巡邏。」連煜誠笑容滿面地對著資深員警打招呼。

「是嗎，那要注意安全，特別是幫我看著皓軒，值勤時他總是太認真，沒有

注意到周遭的情況，有你在，我就放心了。資深員警笑著說：「您放心，有我在，一定沒問題。」說著，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離開了警局，炙熱的太陽和溫度席捲而來，就算站著不動，也能逼出一身汗。誼、皓軒等等我。連煜誠在後頭大步的追著皓軒。

在等待過馬路的時候侯皓軒開口：「你今天怎麼有空出來？」不是說截稿日期快到了嗎？」

溜出來了唄。在房間內沒有靈感阿，出來走走逛逛搞不好就能想出些什麼。連煜誠故作輕鬆的說，實際上編輯部已經打了十幾通電話，就差殺到家門前催稿了。

你確定。那為什麼我手機會有好幾通編輯部小然打來的電話。侯皓軒的手機從剛才開始一直響個不停，他就知道連煜誠又被催稿了。

……小然那個傢伙。連你的手機他都有嗎……。自從上次用找靈感為藉口跑去鄉下度假被小然用手機聯絡他的父母並找到自己後，小然就開始四處蒐集跟自己有關接觸的人的電話或聯絡資訊，避免他再消失不見，從他的朋友、兄弟到父母，現在連他的室友、皓軒，都不放過。

等等他問我，我什麼都不知道喔。侯皓軒拿起手機，恩，第十三通，看來真的很急阿，但看到連煜誠不慌不忙的態度，和電話沒停過的編輯部形成一個對比，想到這侯皓軒不禁覺得有點好笑

走著走著就到了人煙稀少的街道，距離幾公尺在過去一點就是沙岸，岸邊有種植一整排的樹林，他們走著走著，突然迎面走來一個神色慌張的老人

皓軒，那個人好像需要幫忙。連煜誠用手軸推了推侯皓軒的手臂

恩，我上前問問。

請問：是警察先生嗎。老人的聲音顫抖著，看的出來他極力想保持鎮定，但還是無法掩蓋他那表露無遺慌張的神色

是的，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侯皓軒大步走上前詢問

屍：屍體。我剛剛在岸邊、發現：一具屍體。老人伸手指了指樹林的方向

阿伯你不要緊張，可以將你看到屍體的經過告訴我們嗎。越詳細越好。侯皓軒安撫著老人，希望能讓他稍微冷靜並釐清思緒

阿：好、前面再過去一點樹林那就是了。老人又指了一次方向

「煜誠，你幫我去看屍體的情況和聯絡局裡的人，我負責阿伯這邊。」

「了解了。」說完便快步往阿伯手指的樹叢方向前進

「我每天早晨都會來這散步，今天也不例外，但等我結束回到家時發現，我的水壺忘在這，所以我又回來仔細找了一遍，連那片樹林也不放過，然後就發現裡面有一具屍體。」侯皓軒發現阿伯說明時手還一直抓著手臂，講到這，還是讓阿伯心有餘悸

「現場只有阿伯你一個人嗎？」侯皓軒從口袋拿出筆記本和筆記錄著

「對、就在你們來的幾分鐘前，都只有我一個人。」

「好的、那今早或是前一天您來時有什麼異常嗎？或是看到可疑的人？」

「異常的話我沒什麼仔細注意，但昨晚看新聞報導說，這附近有飛機墜毀，早上有經過，離這裡不遠，不過、這應該沒什麼關聯吧警察先生。」我好像也沒看到什麼可疑的人……

「沒關係，您說的是昨天飛機墜毀的報導嗎？原來在這附近，如果有時間會過去看看的，謝謝您提供的資訊，待會會有警察向您做詳細的筆錄，再請您配合。」說完，對阿伯點頭致謝後往連煜誠的方向走去

「怎麼樣？有什麼怪異的地方嗎？」向樹林走來的侯皓軒探頭，往屍體的方向看了看。

「屍體身上乾淨，但衣服有幾處些微的血漬，外表沒看到被凶器擊中出血的痕跡，但脖子上有明顯的瘀痕，不排除是他殺的可能，我聯絡你局裡的人了，他們應該在趕來的路上。」礙於沒有手套無法直接觸摸屍體，但連煜誠還是仔細的觀察、尋找任何蛛絲馬跡。

「謝謝，待會我會再跟同事們說明。」

大約十分鐘後，清晰的警笛聲響起，侯皓軒走向警車方向，為同事們帶路，說明屍體的準確位置和命案的第一發現者大致情況。

「學長，這邊就拜託你了，我想去附近看一下昨天失事的飛機。」侯皓軒向一位高高的員警打招呼並解釋自己會先離開。

「好！你是要去看昨天新聞播報的那起案件是吧？」昨天偵查科看完現場後就用封鎖線封起來了，如果你要詳細資料，局裡應該可以調到，不過，你怎麼忽然想去看那件案子？」身形修長的男子對侯皓軒點頭招呼，侯皓軒「∞」的身高，已經算是局裡數一數二高的，但在面對學長談話時，還是不免要將視線

往上才能對視

「剛剛那位阿伯有稍微講到飛機失事的事情，離這裡不遠，想說去了解一下，對了學長、等驗屍報告出來，可以跟我說詳細的情形嗎？」

「恩、結果出來我在跟你說。」

「謝謝、那我先離開了。」和學長道謝後就轉身往連煜誠的方向走去

「你知道昨天〇月〇號有一架飛機墜毀的事故嗎？」侯皓軒上前問到

「恩，知道哦，地點：我記得沒錯的話就在這附近，你想去看。」

「恩、剛剛阿伯的話讓我有點在意，這邊就交給學長他們，我想去了解那起飛機的案件。」說著拿出手機，尋找飛機失事的確切位置

距離大約二〇分鐘的路程，兩人在途中用手機的新聞影片了解大致情況

「私人小飛機墜毀在岸邊，因四周空曠、住戶稀少、直到晚上〇點警消接獲報案到場處理、人員傷亡詳細情形仍在調查……」新聞是這麼播報的

「怎麼樣？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嗎？」連煜誠擦著額頭上不斷冒出的汗水，暗自想著幸好今天選擇穿著寬鬆通風的寬褲，要是選像皓軒那像合身的長褲，自己肯定無法接受

雖然只是我的直覺，但你不覺得，這兩起案件發生的很接近嗎？」侯皓軒皺著眉，思索著

「是很接近沒錯，但也不能表示他們之間有什麼關連，不過，結論等我們看完失事現場在下結論也不遲，對吧？」

到了現場，周圍就如學長所說的，拉起了封鎖線，飛機的殘骸散落著，還有疑似是因為大火燃燒，機身有黑色燒焦的痕跡

侯皓軒繞著封鎖線用手機拍了一圈，仔細看了機身毀壞的殘骸，有人員生還嗎？」

「新聞上說還要釐清，你們局裡會有相關紀錄嗎？」連煜誠看著機身殘骸，幾近扭曲所以無法再往飛機內部查看

「嗯，有的，回去查一下應該就能了解情況了。」說著，侯皓軒將手機收起和連煜誠返回往派出所

侯皓軒，巡邏完畢。」對資深員警回報後侯皓軒馬上往辦公室的方向

「辛苦了。」聽說你們巡邏途中有狀況。」在櫃檯處理資料的資深員警透露出關

心的神情

阿、對。但我們在員警們來之後就離開了，皓軒他想知道昨天飛機失事的案件，所以就順路去看查。連煜誠對資深員警解釋道

飛機失事的案件嗎？員警思索著，就看到侯皓軒匆忙的從辦公室出來

想請教一下，昨天飛機失事的案件，關於鑑識科的檢驗報告，人員傷亡的名單有在裡面嗎？侯皓軒將筆記型電腦拿到資深員警面前詢問

對，都在這裡面了，今天早上鑑識科的將資料傳過來，如果要查看你可以直接印一份出來。回想起早上接到一通鑑識科的電話，是關於檢測結果出爐的報告

好的，謝謝。侯皓軒將電腦資料傳到影印機並開始著手調查

一小時過去，侯皓軒仍在自己的座位上，看查結果報告，時間已經過一點了但他絲毫沒有想吃午餐的打算

皓軒、皓軒阿，你不先吃飯嗎？餓肚子可是無法思考的。連煜誠將便當拿到辦公桌旁

是阿、煜誠說的對，充足的營養是很重要的，還有、關於飛機失事人員的

親屬，今天下午大概△點會去她家做詳細筆錄，皓軒有想的話就一起來吧。

「我知道了，下午我也會一起去了解情況，謝謝您。」放下手中的資料，侯皓軒對員警點頭致謝。

「那我們就邊吃邊聊，你從結果報告得知了些什麼吧。」連煜誠把便當遞到侯皓軒面前，並拉了張椅子在他辦公桌前坐了下來。

「這起案件是昨天下午三點到四點之間發生的，透過飛機殘骸內遺體的檢驗報告得知，死因是遭受到巨大撞擊，推測是飛機劇烈下降撞擊到地面，導致當場死亡，死者是一名保險公司的員工，名叫「張志瑋，在飛機內部還找到另一人的相關證件，還有從死者手機內的行事曆紀錄判斷，當時飛機上包括死者在內，有另一名男性，叫「陳文雄，是一間工廠的老闆，但飛機上卻找不到他的遺體，在附近搜索也沒有找到，目前生死未卜，今天下午應該就是要去他家拜訪他的妻子，做更詳細的筆錄。」

「恩……飛機上有一人失蹤，但在不遠處卻出現另一名遺體，雖然不確定有無關聯，但還是覺得很妙……」連煜誠舉箸筷子，在空中胡亂比劃著。

「總覺得一頭霧水，希望下午的筆錄能有些許進展。」侯皓軒嘆了口氣，看了下時間，一點半，離做筆錄還有一段時間。

吃飯的期間兩人都在思考，顯得格外安靜，直到〇點出勤的學長回來後才打破沉默。

「叻·皓軒、煜誠，聽說下午的筆錄你也會一起去，等等出發的時候我們可在一起看關於早上屍體鑑識科給的報告，我請同事一有結果就通知我。」說著就去拿辦公室的筆電。

「好·謝謝學長。」

時間接近〇點半，從派出所到失蹤男性的家開車至少要一小時，於是侯皓軒、學長、連煜誠坐上警車，前往陳文雄的家。

「皓軒，關於昨天飛機失事的傷亡人員，有一名確認罹難的保險人員，名叫張志璋，昨晚我們有到他家拜訪，他的母親對此事感到悲痛萬分，她只聽兒子說是要和友人搭乘飛機遊玩，具體的內容她也不是很清楚，早上目送兒子離開，晚上就傳來這樣的消息……肯定非常難受。」想起她母親當時哭得泣不

成聲，現場的同仁們看了也相當不忍，於是就多停留一點時間陪伴、安撫她。很心痛吧……侯皓軒低著頭，心情也沉重了起來。

……對了，同事傳資料過來了，我們一起看吧。」學長說著，打開了筆電。

「從指紋得知，死者是一名31歲男性，死亡時間在昨天9月8號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半，死因是被人勒住脖子窒息而死，他的肚子上有一處明顯瘀青，雖然沒有傷口但衣服有幾處沾到些許的血跡，血是從哪裡來、是誰的還有待釐清，從上述判斷兇手力氣很大是直接將其勒死，死者是附近的居民，透過電話聯絡到他的妻子，她表示，丈夫很常下午或傍晚外出散步，或是到附近鄰居家打麻將到深夜，她對於丈夫晚歸這件事感到習以為常，所以昨晚丈夫沒有回家她也沒多追究……關於問到丈夫是否有與人不合或是金錢上糾紛的仇人，她表示丈夫工作單純，和朋友相處也很融洽，實在想不出會有誰想殺自己的丈夫……」

「感覺案情不單純阿……學長先開口

是阿……侯皓軒希望等下的筆錄能讓案情清晰一些

在經過一小時多的路程，時間為下午三點五十分，陳文雄的家位在商業交通繁達的市中心，獨棟透天，大門口有白色鐵欄杆柵門圍著，從縫隙能看到庭庭還有一盆盆種植的花卉

「您好，我們是局裡的警官，想進門詢問一些事情。」學長對著電鈴旁的對講機說著

「……好的，請、請稍等。」一名女子的聲音從對講機傳來

過了不久，一名年約四十的婦人走了出來，神色顯得有些緊張，但他還是保持鎮定向我們打招呼並將門打開

「您好。」她的聲音有些微弱

將我們帶到客廳後，她坐在一張杏色單人沙發上，表情稍微和緩了些。連煜誠從到門口就不停地張望四周，進了室內，他發現角落放置著ㄟ、ㄟ箱的行李，桌子下夾層有一本護照、駕照等證件還有寫有他先生姓名的保險單，桌上非常乾淨，但夾層的一角堆積著資料就顯得格外凌亂

「那就直接開始，我們這次拜訪是想向您請教關於您丈夫失蹤的事情，雖然聽到這消息非常令人難受，但還是請您將所知到的事都跟我們說明，越詳細

越好。開口打破沉默的是學長

阿：好的，我的丈夫是一名工廠老闆，工廠在離這15、20分的路程，昨天9月8號接近中午他和我表示會跟朋友一同搭私人飛機出遊，那名朋友正是張志璋，他是保險公司的員工，因為我先生的保單都是由他負責，所以我認識他，聽到失事消息後我感到非常難過，但除了這些，我想不到還能提供什麼線索……他低著頭，表情漸漸低沉下來

想請教一下關於出遊的地點或是動機您有任何印象嗎？學長拿著紙筆記錄提問

沒有：他什麼也沒提。

好的，想請您大略描述您先生的外型，身高、體重、習慣之類的都可以，這對於日後搜查有幫助。

他的身高大概178、體重80那邊、留平頭、皮膚偏黃、出遊當天記得是穿著黃色上衣、好像是綠色的布鞋：我只記得這些。

好、冒昧請問，您先生抽菸嗎？還是您本身也有抽菸？因為玻璃櫃子上還有好幾包完好的香菸……

：是的，他會抽菸，那些是在他出遊前買的，我本身不抽菸。她好像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因為不像是會有利於案情的問題。

我們在調查時就算是微小的事也會徹底調查，留意細節對案件是有幫助的。學長向她解釋道。

請問一下放在牆角的那些行李是？

：那是我先生的東西，我今天在整理他有關的物品……

辛苦你了，現在這種時候還要處理事務，不過、怎麼會這時間整理呢？
學長對此表示疑惑。

……他出遊前要我整理他的物品……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請問今天還有其他訪客來訪嗎？

晚一點保險人員會來跟我商量丈夫保單的詳細事項，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好的，謝謝您今天的配合，之後的搜查有任何進展會再跟您彙報。學長收拾著筆記本，向婦人道謝。

阿：不好意思，請問能否借用一下廁所？連煜誠向婦人詢問廁所位置。

「恩，進去右手邊就是了。」她用手指了指方向
「謝謝。」

在玄關穿鞋時連煜誠注意到櫃子上放置了許多鞋子，低身穿鞋時碰巧看到鞋櫃底層最角落一處有一雙墨綠色布鞋，雖然放在最裡面的位置，但因為配色的關係特別顯眼，他用手摸了摸鞋底，紋路中間還殘留一點海灘沙子的顆粒，婦人目送我們到門口，離開前，學長伸出手和婦人握手，說了幾句後就往我們的方向走。

「我覺得有股違和感。」上車後連煜誠先開口了。

「對、我也覺得她對我們有所隱瞞。」學長同意的點頭。

「怎麼說？」侯皓軒不解的問。

「剛才和她握手、還有靠近說話時，都可以聞到她身上的菸味，一個不抽菸的人身上為何會有菸味？」不是她自己有抽菸就是她和某個抽菸的人離很近，但她說今天在我們到達之前是沒有任何訪客的，她身上的菸味要如何解釋？」學長伸出剛才和婦人握過的手。

「我也是在廁所垃圾桶內翻找到菸蒂，有可能是前一天○○月○○號早上她丈

夫還在時留下的，但我剛剛查了收垃圾的時間表，昨天正好是收垃圾的時間，且今天是無法倒垃圾的，所以昨天的垃圾無論如何也會拿去倒，不會累積到今天，這個香菸是我翻廁所垃圾桶找到的，可以拿去你們鑑識科比對一下上面的指紋，或許會有近一步的線索。連煜誠拿出他在垃圾桶找到的菸蒂，用衛生紙小心翼翼的包裹好。

還有她剛剛說她丈夫出遊那天穿著綠色布鞋，但剛才在玄關旁的鞋櫃底層角落我卻看到一雙墨綠色的布鞋，鞋底還留有海岸邊的細沙，或許是巧合，但為何這雙鞋子會在家中，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她先生或許沒有失蹤！而是因為某些不得已的原因藏匿在某處。綜合上述的疑點，連煜誠給出了結論

……那剛剛在家中看到她先生的行李……代表他們是會搬遷到其他地方嗎？侯皓軒想起剛剛詢問關於放在角落的行李，現在重新思考確實有些怪異。

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學長手拖著下巴眼神凝重的說

但是、如果要離開這裡，還能去哪？陳文雄現在失蹤，全國的員警都會收到通知，不久後新聞應該也會將他本人的照片和失蹤的消息播報出

來……除非……侯皓軒腦中閃過一個想法

「除非躲到國外。」連煜誠接著說

「嗯，很有可能，但我們不能打草驚蛇，今晚和明後天都是關鍵，找到陳文雄或許就能解開謎團，皓軒、我先通知所長現在的情況，然後晚上派人留守在這，一發現有任何情況，就馬上上前逮人。」學長拿起手機準備聯絡所長和所長解釋後，一行人便開車返回派出所，在路途中他們收到鑑識科同事傳來的資料，是關於今早「〇」歲男性屍體衣服上血跡的檢驗結果，回到派出所後，認為陳文雄有逃到國外的可能，學長於是通知當晚留守監督的同仁。若是他的妻子有到銀行進行任何的操作，結束後都要上前向銀行人員盤查詢問清楚。」

隔天，根據留守的同仁所說，也就是〇月二〇號上午，陳文雄的妻子果然匆忙的趕到附近的銀行，匯出大量的錢並將其兌換成外幣，聽到消息的學長和侯皓軒見情況不太對，於是開車前往陳文雄家支援現場

「學長、他妻子提著昨天看到的那些行李走出來了。」只見婦人將行李搬到停

在門口的車上，大包小包的行李，遠比昨天看到的還要更多

“好！皓軒、我們要準備好，要是她有要離開的行動，我們就上前盤查。”

“261、260 呼叫。”學長拿出對講機要和另一台停在後面的車內同仁說明指示

“261 回答。”

“婦人若要開車離開，聽指揮，立即下車盤查。”

“261 收到。”

大約 5 分鐘後，婦人把東西都放上車，將白色柵欄打開，坐上後座，接著、一個頭戴鴨舌帽和口罩，身高大約 175-180 左右的男子，穿著黑色衣褲走了出來，好像怕被發現似的，上車前還左顧右盼了四周，然後打開駕駛座的門坐了上去

“學長、陳文雄出現了！他走出來、上車了！”

“快！下車！”

一行人聽到指令，迅速下車，包圍陳文雄和他妻子的車，所有的員警都拿著槍警戒著

陳文雄：「立馬下車。」我知道你在車上。學長站到駕駛座車門旁，拿著手槍大聲喊道：

車內的人沒有任何動作，只剩車子發動的聲音，讓氣氛更加緊張。

∞名員警包圍住車輛，車頭方向的兩名員警不敢大意，拿著槍對著駕駛座。

熄火。立馬下車。學長提高音量又喊了一次。

突然，車內的人踩下油門，車子向前企圖衝撞員警。

兩名在前方的員警迅速躲開，但有一位員警重心不穩，絆了一下摔倒在地。

車子停了一、二秒，又加速往前開，企圖逃逸，學長按下手槍，往輪胎射了一槍。

下車。學長大吼，侯皓軒跑到駕駛座車門旁，拿出警棍往車窗一戳，窗戶瞬間裂出無數個縫隙，接著警棍往後用力一拔，窗戶被拆了下來。

車內的男子受到驚嚇，用手護頭往後縮。

侯皓軒順勢將車門解鎖、打開。

員警先生、我、我什麼也沒做啊。陳文雄雙手舉在胸前，拼命搖頭。

「下車不用再狡辯了。」學長抓住陳文雄的手臂，將他拉下車。

「警方已經握有相關證據，證明你涉嫌殺害一名32歲男性，現在還企圖逃往國外。」

「我根本不認識你說的那名男子。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殺害他？」

「你飛機失事的地點離男子屍體很近、失事的時間點和男子死亡時間差沒多久，且我們在男子的衣服上驗出有你的血跡，證明你們有接觸，但過沒多久，男子就死了，當時身邊沒有任何尖銳物的你，想到拿出皮帶當作凶器，先在對方肚子揍一拳讓他無法反擊，然後用皮帶勒死他，將他藏到不容易發現的樹林中，並火速離開現場，你動手殺了他。保險員張志瑋是不是也是你殺的？」

「沒有。你胡說。張志瑋才不是我殺的。是他、是他自己太貪心。對。是他害死自己的。」陳文雄辯解道。

「上銬。帶回局裡偵辦。」學長拿著槍下令。

「所以，最後案情怎麼樣了？」有抓到陳文雄嗎？」因為被催稿的關係，連煜誠

今天就沒有一起到現場，吃著買回來的晚餐，他疑惑的問

「恩、有喔，而且陳文雄也承認那名31歲男性是他殺的，因為當下很混

亂，且男子一直說要協助幫他報警，他怕被究責且保險金的計畫會泡湯，於是就動手殺了男子滅口並棄屍。」

「跟保險金有什麼關連。」

「陳文雄和那名保險員原本只是業務上的往來，但過程中，陳文雄的公司債務發生問題，他便把腦筋動到身故保險金上，起初他和保險員解釋，企圖攏攏保險員讓他幫忙自己，進行詐領保險金的事務，但保險員一直不同意，直到陳文雄說會將錢分一部份出來，保險員才同意，於是他們便計畫起這齣

「飛機意外事故」為了讓自己的死更顯逼真，他要保險員和他一同上飛機，並聲稱是飛機上的當事人之一且捏造有看到自己死亡的畫面，原本都計畫好了，但在飛行途中，保險員改變心意，要求更高的金額，一言不和的他們在飛機上大打出手，結果失手壓到操作台上的控制鈕，因為這台飛機是不合法的私人飛機，使用前也沒有專業人員的檢查，飛機的安全有很大的疑慮，就這樣，飛機開始下墜，強烈撞擊地面，幸運的是陳文雄還活著，但做為當事

人之一的保險員卻死了，想到之後究責和保險金有可能因此無法順利拿到，陳文雄便快速離開現場，並連絡他的妻子將自己載回家中，造成大家誤以為他是意外失蹤的假象，且在今天，他計畫搭非法船隻到國外，他的妻子為此到銀行兌換大量外幣，好在下午埋伏在他家附近，才成功抓到他。一口氣將案件的開頭和結尾說明清楚，侯皓軒覺得今天發生的事就像一場夢一樣，很不真實。

「哇，也太費工夫了，飛機失事死亡這件事，虧他想的出來，但為了錢什麼的……太現實了……」連煜誠皺眉說著

「……我有點累，先去睡了。」打了哈欠、眼睛都快闔上的侯皓軒起身往自己的房間走去

「恩、好好休息，這幾天辛苦了……阿、那你晚餐怎麼辦？」不吃就這樣睡了。」看著桌上的便當，被打開又闔上的餐盒裡面的菜絲毫未減

「當你宵夜。」走到房間躺上床後弱弱的回了一句

「……」看了時鐘接近九點，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幫皓軒吃「宵夜」了，吸了一口氣，把便當拿到房間，然後開啟電腦繼續寫被編輯部催稿的小說

於是，深夜了
今天能不能用完呢……
深了個懶腰，只剩下風扇的聲音和鍵盤的打字聲

小說組 第三名

企管三C

饒嘉紋

瑪莉的電話

滴答……滴答……滴答……，在這夜深人靜裡不論做什麼事情，聲音都會非常清楚。

噠、噠、噠……，房間內迴盪著聲音，有個人再按著滑鼠，一位漆黑長髮並瀏海遮住右眼的少女，正在電腦前念念有詞。

「這個不行……這個好像還好……」

她正在觀看名叫BJD娃娃的買賣資訊，螢幕畫面印入眼簾全是精緻的娃娃，細緻神祕且又帶點美麗；這些價位都對普通人來說為了買一個娃娃花了大錢是不太能接受，但是對於喜愛BJD娃娃的人對她們來說，價錢根本不算什麼。

「這次又沒能找到喜歡的……」

少女說完拿起了手機看了一下時間。

「好亮……也蠻晚先睡好了。」

少女起身離開電腦桌去整理好明天上學要用的東西就進入了夢鄉。

【嘻嘻。】

不知道從哪裡傳來一陣笑聲，聲音聽起來感覺像是小女孩。

「是誰？」

【我們……很快……就會見面。】

「妳到底是誰？什麼見面？」

【妳不是我的朋友嗎……】

【春。】

兩人的對話非常清楚，可是只有看見一個人的身影，卻不見另一位。

【一】

「剛剛是做夢嗎……？」

少女驚醒了過來，身上流著些許的冷汗，她看了窗外並且捏了自己的皮膚，確認自己不是還在作夢。

窗外曬進來的太陽很溫暖並且照亮整個房間，但是少女身體覺得些許的寒

顫。

或許是因為昨天的夢讓少女感到不適，她在自己的床上發呆了些許時間。

「小春，起床了嗎？」

「如果起床就趕緊下來吃早飯。」

一位中性女子的聲音呼喊著少女，似乎是少女的媽媽。

鈴木春，正是她的名子。

少女梳洗完畢就下樓到了餐桌上吃著她媽媽準備的早餐。

「哎呀小春，妳昨天沒睡好嗎？黑眼圈都跑出來了」

「有點。」

「要不要晚上我給妳泡點薰衣草茶喝？」

「不用了啦。」

她媽媽看似很關心她晚上沒睡好這件事，但是春只有冷冷地回了幾句。

「我去上課了。」

「路上小心」

春在玄關穿好鞋子，這些都是春的早晨。

「欸欸，妳知道瑪莉的夢中電話嗎？」

「瑪莉的夢中電話。阿阿我知道。」

「是那個娃娃名子叫瑪莉的會打電話的對不對？」

「嗚挖好可怕。」

教室充滿著許多學生正在此起彼落的討論一個傳說，瑪莉的夢中電話，原是瑪莉的電話，在日本是都市傳說，不過傳到這邊就改變了一些，原版是說現實會接到電話，但是春的學校流傳的是夢中會接到，所以變成瑪莉的夢中電話，從一開始說出這個故事的人，到後面越來越多人傳下去，結果就難免演變了一些偏差。

「小春，妳在幹嘛？」

「看書。」

「妳知道瑪莉的夢中電話嗎？」

「沒興趣。」

與春說話的少女名叫山下美鈴，在學校是校花，擁有一頭咖啡色捲髮，細緻的皮膚，看似洋娃娃一般的雙眼，與春的關係很好是閨蜜，她們在國小就認

識一路到國中都同班，美鈴似乎也對傳說有興趣，想找春討論不過卻被春冷冷打發了，不過她都不在乎，因為這幾年都是這樣。

「美鈴……妳別說了啦……我會怕……。」

「妳怎麼還是那麼膽小阿桃桃？」

「就……很可怕……。」

突然走過來一起參與話題的少女是日川桃桃，頭髮顏色同她的名子一樣是粉色，不過聽說那是染出來的，個性與美鈴相比下顯得格外反差，桃桃屬於個性膽小的，美鈴是屬於比較大辣辣，不過她們倆也算是認識了幾年；桃桃是春與美鈴在國一同班認識，她也清楚春的個性屬於些許陰沉。

「妳們打擾到我看書了。」

春突然一句讓她倆安靜了一下，因為春說話比較直白些，所以經常會讓人感到很意外。

「小春～跟我們聊瑪莉的夢中電話啦～」

「不覺得神奇嗎？～據說瑪莉像妳喜歡的BJD玩偶耶～」

「瑪莉像BJD？」

「對壓，會不會哪天妳買那個叫BIBI的就買到瑪莉阿哈哈。」

「美鈴妳這樣說太超過了……這種不能亂開玩笑吧。」

「就只是個玩笑妳幹嘛那麼認真阿蜜桃。」

美鈴因為這一番話讓春有點好奇了瑪莉的來歷，春不會覺得很可怕，應該說她不信這些鬼怪的東西，她覺得那只是人編造出來自己嚇自己。

「瑪莉……瑪莉……。」

「啊有了。」

春因為好奇美鈴所說的，回到家後就立刻坐在電腦前查詢著有關瑪莉的夢中電話這個傳說。

《瑪莉的夢中電話，一個叫瑪莉的小女孩因為醫生的失誤而導致死亡，因為怨恨而寄宿到自己小時候最喜歡的娃娃裡變成了怨靈的化身，凡事只要夢中出現一個電話，接起來會聽到【找……到……妳……了】瑪莉的聲音訴說著，隔天身邊就會出現瑪莉的娃娃，通常看見瑪莉的人晚上都會被殺害，死亡的人會在現實中被大家所遺忘且被消除存在。》

「沒看到敘述瑪莉的外表阿，美鈴該不會在騙我吧。」

鈴——鈴——鈴，春的家裡想起了電話，她原本不想理會，但想起媽媽今天回老家了，便是下了樓去接了電話。

「您好鈴木家，請問要找哪位？」

「春……。」

「找我……請問您是哪位？」

「找到……。」

嗶——嗶——嗶——。

電話另一頭傳過來的聲音，雜音很重並且夾雜著喘氣的聲音，讓人分不清楚對方到底想要表達是什麼，隨後聲音斷了，春也掛掉了電話，她還是不解那通電話是誰打的，只覺得可能是打錯故意惡作劇的人，掛掉電話她就繼續回到電腦桌前查詢她的東西。

忽然春感覺到背後似乎有人正在盯著她看，她打了個寒顫，明明沒有開冷氣的房間卻顯得格外寒冷，春不以為意地繼續搜尋著那則關於瑪莉的傳說。

「累了……。」

春看了看牆壁的時間發現時間也晚，於是就去浴室洗了澡。

刷——刷——刷，因為家裡沒人所以洗澡生顯得特別大聲，因為春她們家的浴室的門屬於霧面透明的所以可以稍微看見外面的動靜；春洗著頭，在思考今天美鈴她們所說的事情。

框噠——，一陣物品掉落的聲音讓春停止了目前的事情。

「嗯？」

春看了玻璃外，由於沒看到什麼所以就不以為意繼續洗著她的頭。

洗完澡的春去了廚房想找些食物吃，看見她媽媽留下來的紙條。

《鍋子裡有咖哩記得熱來吃

媽媽》

吃完飯的春又回到自己房間做著自己的事情，突然收到美鈴傳來的LINE。

《明天能去妳家玩嗎？》

《隨便》

看著手機的春，因為盯著電腦太久就回復完美鈴就睡了。

【春。】

【我們就快要能。】

【見面。】

【嘻嘻。】

「！」

春又再度被嚇醒，連續做了兩天的噩夢對春來說是頭一次，因為這樣以吃不消。

「到底是什麼怪夢……。」

正當她思考著昨天的夢邊下樓到廚房時。

「春早安。」

「早安。」

春的媽媽從家回來了，又一如既往地早晨，吃著早餐華著手機，突然媽媽拿出了一個物品。

「春妳看？是娃娃嘍。」

「這個是不是妳喜歡的那個叫什麼來著……？」

「BJD。」

「對對，妳看不覺得很精緻嗎？」

「看起來是真的蠻精緻。」

那個娃娃異常的精緻，臉上的五官仿如真人一般，金色捲髮，猶如寶石般藍色的雙眼，紅色的洋裝，看起來顯得格外貴重，可是不能盯著娃娃眼睛太久，會產生自己快要被吸進去的錯覺

「這個應該不便宜，妳哪來的？」

「是妳奶奶給我的，她知道妳喜歡這種就從倉庫把這個拿給我，說要轉交給妳。」

春還不知道這個娃娃的到來將會是她們的噩夢開始。

叮咚——，門外傳出有人再按門鈴的聲音，春這時才想起跟美鈴的約定，趕緊去門前應門，剛打開門就看見兩個人。

「嗨啲，早上好呀小春？」

「早、早上好。」

門外除了美鈴還多了一個桃桃，不過桃桃似乎是被鈴抓過來的。

「我來開睡衣派對了嘻嘻？」

「別添麻煩。」

經過平常一般的對話春就讓美鈴她進來。

「伯母好，我來打擾了。」

「打擾了……」

「哎呀，是美鈴和桃桃，歡迎歡迎。」

打完招呼，春就帶著美鈴上了她房間放了東西，不過桃桃往樓梯的時候突然在陰暗處看見了一個黑影，桃桃覺得可能是眼花了，所以就沒去在想。

夜晚了，少女們在房間聊著天，此時美鈴又提起了瑪莉的事情，桃桃依舊很害怕，春倒是沒什麼感覺，當美鈴講到很起勁時，桃桃突然有點不對勁，春發現桃桃眼神呆滯地盯著門。

「桃桃。」

「有腳步聲……」

「那個應該是春的媽媽吧，妳該不會是因為我講瑪莉。」

框啞——，在美鈴還沒說完話，春的房間有個物品掉落了下來，是今天早上春的媽媽給她看的娃娃，可是早上明明還是在廚房，怎麼這個時候就在春的房間了，春也沒多想，覺得可能是媽媽放的，會掉下來應該是沒放好。

「阿阿阿——」

「什麼嘛原來是娃娃。」

蜜桃被嚇到尖叫，相反的美鈴倒是比較冷靜，但是沒人知道這個娃娃會這樣掉下來絕對不是什麼巧合，也沒人會覺得是娃娃自己動了起來。

她們不理會娃娃，依然繼續談論著瑪莉的話題。

「我跟你們說，我找到一個辦法是可以直接與瑪莉見面ㄟ。」

「噢——?！」

「……」

美鈴突然這樣說讓沒有興趣的春有點了興趣，她想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雖然覺得作法可能會會蠻蠢，不過試了也不會少塊肉。

她們照著美鈴從網站上看見的方法，準備睡覺時閉上眼睛一起念了ㄟ次我要見瑪莉。

「我要見瑪莉。」

「我要見瑪莉。」

「我要見瑪莉。」

「我要見瑪莉。」

念完她們在房間四個角落撒下了鹽巴，把房間的所有燈關了起來，只在房間留了三支蠟燭，蠟燭是對應到人數而去準備，三人弄完便睡去了。

睡夢中她們同時掉落到一個大洋房，但是這間洋房格外陰森，屋內一個人都沒有，屋內裝潢偏向西洋那種華麗的裝飾，屋內也有許多的花與相框，水晶吊燈非常的漂亮，在這些都很正常的裝潢，卻有些黑黑的汗漬，令人不解那些是什麼。

【歡迎】

春緩緩地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氣派的吊燈，她看到的瞬間就知道這邊不是她家的天花板。

發現有點不妙，春立刻起了身看了四周，她能非常確定現在並不是自己的家，但是她也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在她環顧四周時候，看見了躺在地板的美鈴，雖然有看見美鈴但是卻不見桃桃的蹤跡，一下子太多事情擁上頭春根本無法負荷，思緒特別亂。

「好痛。」

「這不是夢嗎……？」

春捏了自己卻感覺到痛，這樣更讓她不解自己到底是不是正在作夢。

「美鈴，醒醒」

春試著叫醒了身邊的美鈴，但是美鈴睡得太沉春根本叫不醒她，因為叫不醒美鈴也不能乾等，於是她自己就先搜索了四周。

春用手機的手電筒稍微讓房間亮一些，這樣才好去尋找有什麼方法可以出去，發現衣櫃、桌子、床、牆壁，基本的配色都是以白底襯點金色，四周也很多的洋娃娃，那些材質看起來都是陶瓷居多。

此時的書桌抽屜自己拉了開來，春聽見有聲音的動靜便往有聲音的地方走去，她看見抽屜裡有一本書，她便把書拿了起來，一本有點重量的書本，書的封面是粉紅色很少女的配色，當春要打開書本時書桌上的檯燈自己亮了起來，好像是在幫春點亮照明，讓她可以看見書上的內容。

《9月3日 今天爸爸說醫生要來家裡幫我檢查身體的狀況，我不喜歡醫生，醫生每次都弄得我好痛好痛，爸爸我能不能不看醫生嗎？》

《9月20日 今天醫生給我喝了一個藥，我喝完的時候覺得頭好暈好暈，我不喜歡這感覺，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在手術台上，身體好痛，好痛，好

痛。》

《10月11日 身體感覺怪怪的，體重也變輕了，我到底是怎麼了。》

「日記？」

只有前幾頁有寫，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後幾頁則是空白的，從有文字那邊開始看，可以看出這個日記的小女孩應該是生了病。

「嗚……」

美鈴也緩緩地起身，看了四周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因為她沒想到那個看到的方法會成功，她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到現實，也不敢跟春她們說。

「妳終於醒了。」

「這是哪裡……？」

「不清楚，不過可能妳說的那個實驗成功了。」

美鈴不敢相信自己成功的下場會如何，她只想到萬一在這裡死掉的話，那麼現實也會死掉這件事，加上這裡事瑪莉的家，萬一接到電話那自己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想了許多的負面想法美鈴打了個寒顫。

鈴——鈴——鈴，一個復古試的電話響起，可是在剛剛這邊都沒有電話，那麼電

話又是從何處冒出沒人知道。

「是……是瑪莉……。」

「怎麼辦……春，我們該怎麼辦……。」

「不接就沒事了吧。」

春突然提出一個重點，傳說是指明說接起電話便會死亡，那麼不接電話又會如何，網頁也沒說，也沒人相傳，是那個人死了還是有什麼東西在控制著，她們並不曉得。

鈴——鈴——鈴，電話還是持續地想著，因為房間很安靜，所以電話聲響顯得格外稍為的刺耳。

鈴——，電話想到一半就沒響，她們鬆了一口氣，緊接著門縫掉出張紙，上面寫著《又來了兩個新娃娃，我們能成為朋友嗎？》。

「娃娃。」

「怎麼辦……好可怕。」

平常都不害怕的美鈴因為現在的事情讓她害怕了起來，她不斷低語著好害怕。

「我要出去找桃桃。」

春不理會剛剛所看見的紙條，很冷靜地說著；在這種場合冷靜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不尖叫也不畏懼，就只有冷靜處理事情。

「不要丟下我啊！」

美鈴害怕自己孤身一人會被瑪莉抓走，便跟著春，她這時都沒發現桃桃不見，過於害怕讓她忘記周遭的事物，害怕與負面的思緒不斷侵蝕著美鈴。

走出房間的走廊牆壁上有些許的壁燈，雖然燈光微弱但是不至於看不到，也不用在克難的依靠手機上微弱的光線。

走廊的地毯是紅色，裝潢那些跟房間沒什麼差別，也是一樣很氣派，不過比房間多了一些壁畫。

春靠近了壁畫看了看，發現壁畫上是一個金髮小女孩，長相有些許的像媽媽帶回來的娃娃，不過她不在意，於是就繼續找桃桃。

「春……我們會不會等等被殺掉。」

「不清楚。」

她們一路安靜的探索著房子，深怕自己太多話遭到瑪莉的襲擊。

她們不曉得其實在這間屋內不只有瑪莉，其實還會有其她的鬼魂遊蕩著。另一邊桃桃在的地方，地板是石頭做的，冰冷冷的地板把桃桃冷醒。

「好冷……。」

桃桃緩緩地起了身，發現自己所待的地方很難用言語解釋的怪異，地板有著許多的黑色汗漬，身旁也有一些鐵作的檯子，桃桃並不清楚那是什麼。

她看了看四周，周圍有許多醫藥櫃，裡面擺著各式各樣的藥品，正當桃桃在看有什麼藥時，看到了一罐很奇怪的罐子並把她拿了出來看，在看到它是什麼東西的時候桃桃尖叫了起來。

「阿阿阿——！！！」

玻璃瓶因為桃桃嚇到失手摔破了，裡面裝著藍色的眼球，這也是桃桃人生第一次那麼近距離看見人類的眼球，嚇到腿軟的桃桃蹲坐在地板不斷喘息著。

身邊沒有任何人只有桃桃一人，她非常害怕，害怕到顫抖了起來。

「春……美鈴……。」

「妳們在哪裡……嗚嗚……。」

桃桃獨自地哭了起來，對於非常害怕這些事情的桃桃來說，這樣根本是地獄。

「嗚嗚嗚……。」

桃桃突然覺得背後好像有人盯著她一般，背部也格外的寒冷，她不敢轉頭向後看，她能從感覺到背後絕對不是人。

【我的……眼睛……】

一個陌生的聲音說著，桃桃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嗚著臉哭著。

哭了一陣子桃桃覺得沒什麼聲音便默默地放下雙手冷靜了下來，可是當她把手放下來卻是見到發光的鬼魂並且少了一邊眼睛，它的臉離桃桃的臉非常近，彷彿是快要貼了上去。

【找到……眼睛……】

鬼魂緩緩得將手伸向桃桃的眼睛，看起來作勢是要取走桃桃的眼珠。

桃桃嚇的摔跤了，她趕緊爬了起來繼續跑，如果不跑下個眼睛不見的將會是她，跑了些許，桃桃跑進了一間充滿娃娃的房間，感覺比較像是娃娃屋的感覺。

子》

《8月13日 去死》

日子的頁面雖然寫不多，但到後面字體逐漸越寫越亂，顏色也變成暗紅，彷彿像鮮血一般，令人逐漸毛骨悚然了起來，因為這樣卻也讓桃桃同情了這位寫日記的人，她同樣也是很討厭被人給欺騙。

她看到日記的右下角有一個簽名。

「瑪莉……」

「是那個都市傳說的嗎……？」

繼續翻著書的桃桃發現其中一頁有夾著一把發條。

「這個是用在哪裡呢？」

在桃桃思考著的時候，也同樣對房間內的娃娃搜索著，在房間某個角落其中一個洋娃娃，只有它背後有著可以上發條的地方。

「這裡嗎……？」

桃桃默默地將手上的發條卡進洋娃娃的孔裡，並轉了幾圈。

洋娃娃發出了聲音，是像音樂盒般的音樂，正當桃桃沉浸在音樂盒的音樂中

時，音樂變調了，是到著撥放，聽來極為讓人不舒服，音樂持續撥放著，根本沒人知道它幾時才會停下。

鈴——鈴——鈴，突然一陣電話響起與音樂夾雜著同時發出聲音。

「電話……？」

桃桃看向了手機，在思考著要不要接。

突然身邊有個白影冒了出來，看上去像是小女孩，身邊還散發出微弱的光，桃桃看見知道這又是鬼魂，雖然很想尖叫但是又怕對方把她怎麼樣，桃桃看了一下那個鬼魂，發現跟剛剛那位是不一樣的人。

【妳朋友。】

鬼魂用手指比向了她的手機並說著，桃桃看著手機螢幕顯示著春的電話號碼，她並懷沒有懷疑太多，開心地接了起來。

「春·鳴鳴鳴我好害怕，妳們在哪裡……」

【找……到……妳……了。】

桃桃聽見對方的聲音不是春的聲音，加上那句找到妳了，她還來不及害怕與思考頭就掉了下來。

匡噹——，一陣東西掉落在木頭地板的聲響，她看見自己與身體分開，完全不知道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意識逐漸模糊，她看見背後上發條的洋娃娃手裡拿著刀並對她開心的笑著。現實的蠟燭熄滅了一個。

蜜桃在夢中死去，她將不存在於這個世上。

【嘻嘻，有新朋友了】

房間充滿了各式各樣洋娃娃的笑聲，格外毛骨悚然，它們笑得很開心，因為它們有了新夥伴，死掉的蜜桃將變成娃娃加入它們其中一員，在這裡死去的人都會變成怨靈寄宿在娃娃裡，然而蜜桃也不例外。

這時的春與美鈴來到了一個花園，她們發現屋內都沒有半個人，但是這裡的花園跟屋內的花顯得格外的不同，這裡花五顏六色的盛開著，看似是有人細心去照顧過一般。

「花園？」

春不理解為什麼這裡會有花園，但是這裡的氣氛相比屋內好上許多。

她們在四處看時，春發現有點距離的地方有一個黑影，因為想知道那是什麼

便緩緩走上前去看，身後的美鈴也只能跟著她，靠近時，美鈴被嚇得差點發出了聲音，春對美鈴比了一個不要說話的手勢，她們越靠近那個黑影就渾身越不舒服，甚至還會覺得有冷空氣。

她們只有湊近，並沒有要做什么。

黑影看似上去是在澆花，也沒有要攻擊她們的意思。

美鈴家是開花店，所以對花非常的疼愛，看見這裡的花被照顧的那麼好，沒有想太多就衝去前面，想與黑影說話，現在的她已經忘記這個地方並不是所有事物都是友善的。

春根本來不及阻止衝出去的美鈴，只能在後面觀察著。

「請問這些花是你照顧的嗎？」

美鈴向前搭話。

但是對方並沒有理會反而繼續澆花。

「這些花好漂亮。」

對方還是沒有理會。

「我說妳能不能裡我一下？」

美鈴依然持續著對它說話，不過這次對方有回應了。

【阿……阿阿……】

沒人聽得懂它要表達什麼，對方只有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

「你是好好說話阿！」

美鈴的耐心被磨光，想說遇到同是喜歡花的人士，沒想到對方只示阿阿幾句，讓她覺得很像在敷衍著。

因為激動，一個不小心踩到一朵小花。

結果那個黑影看著被踩著的小花，生氣地看向美鈴。

「對……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黑影不聽美鈴的解釋，突然開始攻擊了她。

美鈴被看不見的東西給掐住脖子，她痛苦的掙扎著，這時的她是無法呼吸的。

突然她又被抓了起來，並重重的被摔了出去。

「嗚啊……」

被摔在地板的美鈴發出了痛苦的聲音，口中的鮮血並也連同一起吐了出來。

春發覺到不對勁進衝上去，這時的黑影，也注意到她的存在，並往美鈴的方向前進，由於春的體力不太行所以沒有比黑影更快的到達。

黑影是怨靈過於憎恨所形成的，前面看到的白影是普通的靈魂，黑影相對比白影具有攻擊性。

黑影抓住了美鈴的手臂。。

啪——，一聲斷裂的聲音響，同時伴隨著尖叫聲。

「阿阿啊啊——！！好痛！！好痛！！」

【一隻……2隻……】

春看見眼前的美鈴的手指正在慢慢被黑影給折斷了，美鈴不斷的哭喊與向春求救著，春看傻了，她完全不敢上前去，深怕下一個就換她。

隨著美鈴哭喊的聲音越來越大聲，春決定還是要救美鈴，她思考著該如何去救美鈴時，突然看見衣服的口袋有鼓鼓的東西，於是把手伸進了口袋裡，發現是一瓶清透無比的水裝在一個小小的玻璃瓶裡。

她完全不記得為什麼會有這個，看上去也不像是自己的東西。

【使用它。】

突然有一個聲音傳入春的腦海裡，告知著春使用，春看了四周發現根本沒人，也無法確認聲音又是從何處出來，她也不知道那瓶是要如何使用。

「不要……好痛——嗚嗚嗚……」

隨著美鈴聲音越來越大聲，她也不想管那麼多，把瓶蓋打開，並扔向黑影，瓶中的水灑直接在黑影上。

【阿阿阿阿——】

黑影鬆開了美鈴，美鈴因為痛到暈了過去，黑影痛苦尖叫著，並伴隨著尖叫声逐漸消失殆盡。

「美鈴——」

春上前看美鈴的狀態，但是美鈴暈了過去根本聽不見。

春把美鈴背起放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並把身上的外套脫下來給美鈴蓋著，深怕她著涼。

「我先在附近看一下。」

春小聲低對著美鈴講，似乎是在告知她自己先出去一下。

春發現在美鈴附近有一個門，她被一個不知名的感覺給吸引了進去。

嘎——，春打開了門，因為門是木頭做的，可能陳舊了的關係所以發出了聲響。

「嘔。」

才剛進去春就聞到一股極為令人作嘔的濃濃腥味，正當她要折回去的時候，門被關上了，不論怎麼弄都無法把門打開。

「為什麼開不了……。」

由於不能返回，也只能前進，這裡比屋內的相比暗了些許，四周也破舊許多。
啪。

春感覺自己踩到了什麼便看了腳下，因為光線不足所以她拿著手機的光線往下照，當她照到的一瞬間她嚇到說不出話，只能睜大眼睛看著腳下的東西。

「屍、屍體……。」

春回過神時就把腳給移開，她又把燈往其他地方照去，這時才知道這股濃濃的腥味是這裡發出來的，那些屍體因為死掉很久都腐爛，甚至身上也長了蛆都有。

她緩緩地把腳盡量不要踩到那些屍體，雖然自己會害怕，但別無選擇其他條路，也只能繼續往前走。

好不容易度過了那些屍體，因為忍住噁意加上身心的不適，讓她不法在忍住，便在一個牆角吐了出來。

「嘔……。」

因為味道太濃烈春受不了那些味道，剛進來就有點反胃，看到那些畫面就更讓人不舒服，春解決完就繼續找尋回到美鈴身邊的路。

嘎——。

「？」

走到一半時突然有一個開門的聲音，她往後看發現剛剛經過的一個房間的門突然打開了，她覺得那裡可能有東西變過去看。

「儲藏室？」

四周擺放著各式各樣的雜物一箱又一箱，春環顧了四周，找尋著可以用的東西。

突然有一個物品掉落的聲音。

「又是……日記。」

這次春沒看到日記上寫任何的東西。

但翻到某一頁時突然出現的鮮紅字體。

《好痛，救我。》

《我想離開。》

這幾個字讓春不清楚要表達什麼。

「救我。離開。這什麼。」

春繼續翻著，下一頁也是空白，當春覺得日記可能沒有什麼重要資訊時便日記闔上了起來。

她繼續在儲藏室尋找可用的東西，被放置的日記突然自己打開，並被翻到某一頁。

《妳願意當我朋友嗎。》

春看了上面的字更不解，剛剛明明沒有的突然有了字，文字看上去令人不舒服，雖然是很普通的用詞，卻格外又有壓迫的感覺。

突然春被一個不知名的東西給敲暈了。

美鈴緩緩地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身上披了春的外套，但是沒看到春的身影，她發現口袋有一張紙，因為其中一隻手被折掉，所以行動比較緩慢，可能是因為痛過頭，現在已經感受不到痛，應該說麻木了。

《我在木門那棟。》

美鈴看了四周發現真的有木門。

「奇怪……剛剛過來明明都沒有。」

美鈴也不管那麼多打開門走了進去。

進到裡面也是一陣撲鼻濃濃的腥味。

「好臭——。」

美鈴受不了捏著鼻子走了進去，她發現這棟的感覺給一陣極為不舒服，牆壁上也蠻多暗紅的汗漬。

她試過很多間的門都發現打不開，每個都上了鎖，她已經不清楚要往何處。喀。有一間的房門被美鈴打開了。

「打開了？」

美鈴不管那麼多就走了進去，發現裡面到處都是娃娃。

她看了四周，看見有一個人正躺在那堆娃娃堆裡，她緩緩向前走去要去確認是誰。

「春？」

因為聽見聲音，春緩緩地張開雙眼，她看見眼前的美鈴也在這邊，由於剛睡醒腦袋有點轉不太過來。

「太好了妳沒事……嗚嗚嗚。」

美鈴撲向了春，並把她給抱得緊緊的。

「不要再離開我了……嗚。」

「妳怎麼在這裡？」

美鈴抱著春邊哭邊訴說著，可能因為遭遇過不久前發生過的事情而感到害怕所以才希望對方能不要離開自己身邊。

春很驚訝美鈴會出現在這裡，因為剛剛的門明明是開不起來。

「抱歉。」

春也不想管那麼多，抱了美鈴並道歉著，正當她們重溫時突然手機聲響打破了這溫馨的一刻。

「啊是我的。」

「簡訊……？」

美鈴拿起了手機發現是自己的手機在響，她正在思考到底是誰這時候寄簡訊的時候，手自己把簡訊給打了開來。

《想要離開嗎？》

《跟我做個交易吧。》

美鈴不解手機上的文字。

「交易……？」

美鈴把簡訊內容給春看了看，她們都不解這個是什麼。

叮鈴——，這次的手機聲換成了春的手機，她也把簡訊打了開來。

《妳們其中一個留下來。》

她們看著手機感覺到事情朝著不好的結局走著，留一個下來，那將會是誰留下來。

「怎麼辦……。」

美鈴腦袋思緒極為混亂，她盯著螢幕上的文字，她知道自己與春都是想離

開，要留一個下來是不可能，但她又不想要留下來，回想到在這裡遭遇了各式各樣的事情，早已讓她精神狀態崩潰，她比春更想要出去，如果春出去，她就要在這裡一直飽受這些事情發生，多種的負面情緒一次性湧了上來。

【讓她接電話。】

美鈴突然聽見一個聲音，在指使著她讓春接起電話。

美鈴思考著如果讓春接起電話，她就可以出去，不用待在這鬼地方，但是又要如何讓春接起電話呢，美鈴思考著一連串的計畫。

「我留在這吧，反正我的手也變成這樣了……」

美鈴突然說了一句讓春震驚的話，春也沒想到美鈴竟然願意犧牲自己留下，遭遇那麼多事情讓春不捨讓她留下。

「不行，我留下。」

春也不甘示弱的說自己留下，最後他們在一番爭吵下決定兩人一起留下來。

鈴——鈴——鈴，來電聲響起，這次是他們兩個手機一起響。

「我們數到三一起接！」

「恩。」

她們拿起手機準備開始倒數著。

「1。」

「2。」

「3。」

她們同時按了手機的接通。

【找……到……妳……了。】

【春。】

春聽見對方只有喊著她名子時，看向了美鈴。

美鈴根本沒有按，她只是假裝按了通話而已。

春思考著剛剛一起爭吵留下，也說好一起接電話，現在接起卻只有她一個，說要留下該不會都是美鈴演出來，春感到自己被背叛的滋味，她是第一次那麼快討厭一個人。

「春，抱歉。」

「我必須回去，妳就代替我留在這邊吧……」

這道歉對春來說格外的刺耳，她現在的思緒只剩下憎恨。

春狠狠的瞪了美鈴，美鈴第一次看到春露出那種表情，她覺得現在的春不是她所認識的春。

【嘻嘻。】

【有新朋友了。】

春突然被四分五裂，身體的各部位散的到處都是，美鈴看見這場景看傻了，她除了在恐怖電影才會看到這種，沒想到自己現在卻那麼近看到一個人被四分五裂，春的手腳散落，身體被砍了一半，腸子直接外露了出來。

正當她在看著這種血腥畫面還來不及反應，卻緊接著一陣頭暈，她便暈了過去。

蠟燭又熄滅了一個，春死在了夢中。

存活一人，蠟燭只剩一個。

「哈阿——」

美鈴嚇起身子，看了四周，發現她是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她仔細回想剛剛春被分屍的畫面，由於畫面太過血腥美鈴作嘔了起來，身體不斷顫抖著。

如果留下來的人是她，那麼被分屍的將會是自己，一個接著一個恐怖的畫面

映入了美鈴的腦海，她不想再回到那個地方，也因為自己的好奇心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她非常的難過與自責。

嘩——嘩——嘩，鬧鐘聲響起，這時美鈴才想起自己要上課這件事，她暫時把那

些事情拋在了腦後就去上課了。

「欸欸，妳知道春的夢中電話嗎？」

「春的夢中電話？阿阿我知道。」

「是那個娃娃名子叫的春會打電話的對不對？」

「嗚挖好可怕。」
美鈴聽見自己熟悉的名字感覺不對，他們說的版本與自己知道的不太一樣，便向前詢問。

「不是……瑪莉的夢中電話嗎？」

「瑪莉？沒聽過耶？大家都是說春啦。」

美鈴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她思考著當時也沒看見桃桃就問了。

「那你們知道桃桃嗎？日川桃桃，粉紅色頭髮很愛哭的那位。」

「誰？」

「沒聽過耶？」

這時美鈴可以確定桃桃也死在夢中，結果最後活出來的只有她一位，她又開始自責了起來。

夜晚美鈴睡前一直自責自己當時揪大家一起玩這個遊戲，如果當時沒有找她們就不會演變成這樣，都怪自己太想去試試看是不是真的，還拖她們一起，正當她在思考這些時，因為時間有點些許晚了，她也累了一整天，準備進入夢鄉時。

突然手機響起，美鈴緩緩睜開雙影，並把手機拿起來看是誰打來，來電顯示是私人號碼，她就不理會，可是電話卻一直響，響到最後美鈴受不了並接起了電話。

「是誰啦！二大半夜不睡一直打來。」

【找……到……妳……了。】

【美鈴。】

美鈴聽見對方是春的聲音，來不及反應，人就吐血過多死亡。匡噹——櫃子上掉落下一個黑髮的洋娃娃，它很滿意地笑了。

小說組 佳作 保金二C

盧宜萱

與二十歲的自己和解

第一章 將哭聲轉為靜音

2020年2月5日

桌上豐富的菜餚，吵雜的喧鬧聲，一陣陣的聲音傳來「可馨，生日快樂」
「可馨，生日快樂」「可馨，生日快樂」，在歡樂的氣氛下，唯獨她悶悶不
樂、不苟言笑。

生日快樂啊我的寶貝可馨！眼前出現的是一幕幕他幫她慶生的畫面，精心的
籌備、串通朋友錄影、用心的卡片，一切的一切不斷的浮出，彷彿他依然陪
在她身邊……

忽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最可愛的唐可馨，二十七歲生日快樂！浩宇這麼說著

瞬間驚醒的可馨抱著期望的眼神轉了頭

原來……是好朋友浩宇阿……

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始終不願掉下來

我們回家吧！浩宇邊說邊牽起可馨的手

可馨有氣無力的那麼說著嗯……去趟超市吧……

過一回兒浩宇笑了笑說著到家了下車吧！

可馨什麼也沒說拿了東西，下車直奔到頂樓。

拿起了酒杯與剛剛買的食物與水果，靠在牆邊仰望著星空

努力的微笑說著

好久不見啊！又一年了……今年一樣準備了好多好多的食物呢！

爸媽，看！有你們最愛的湯圓，還記的你們說過一家人圍在一起吃著熱騰騰

的湯圓很溫馨很美好代表著我們一家一直會團團圓圓的！可現在你們卻不在

了……可你們放心吧！我會更堅強的也會好好照顧自己跟弟弟。

嗨！我最帥氣的男友峻熙……今年一樣準備了我們都愛吃的巧克力，還記得

嗎？有一年你有事要離開兩個月，離開前你給了我一整罐的巧克力，告訴我

想你時就吃一顆巧克力，這樣響起的回憶就都是甜的，就像我依然陪著你。可現在不管吃幾顆都還是一樣想你……甜甜的巧克力現在也只剩下苦澀……看吧！我都没哭喔！我依舊很堅強對吧！

我最好的閨蜜雨茜，桌上依舊有你最愛吃的番茄，今年依然有好多好多話想說，好多好多的事想跟你分享，近幾年喜歡聽一個電台，很剛好的電台主持人叫番茄喔！馬上就想到了你！她連聲音跟說話方式都跟你很像，你說世界上真的有那麼一個會跟自己那麼像的人嗎？也許有吧！可她始終不是妳……。

就在這時一陣風將所有東西吹得散落一地，此時的可馨眼淚不停流，成年人的崩潰總是來的那麼突然總是將哭聲轉為靜音……。

哭著哭著可馨也睡著了……此時浩宇來了看了看睡著的可馨，既無奈又心疼的一把抱起了可馨並抱她回床上

難過地說這是第116次這麼抱著妳，七年了也夠久了該放下了吧……是不是當初我就不該做這樣的決定……。

忽然逼——了一聲門邊傳來了我回來了的一聲

姐！浩宇哥你們在嗎？煜城這麼說著

浩宇從房間急著衝了出來說著噓！妳姐睡了

煜城擔心的說著還好嗎？自從那件事發生後……她的臉上不再有笑容，遇到困難、難過、傷心不哭也不鬧，遇到感動、快樂的事也不曾笑過，以前的她每年最期待的就是這天，但現在每年的這一天她臉上卻不再擁有笑容。

浩宇心疼的說著是阿，七年了……你說要養成一個習慣需要21天，但七年了2555天怎麼還放不下……不過你說沒笑容嗎？那倒也沒有，她唯一在聽電台主持人「番茄」的時候臉上會有笑容彷彿看到了雨茜，我想吧也許番茄是她唯一的一個寄託，「年了她始終相信他們會再回來，不願接受事實……對她來說沒見屍體也許還能欺騙自己還有一絲的希望……，每天努力的偽裝自己，認為只要不再付出真心就不會再次失去，也許真的太痛了所以她寧願封閉自己也不願再次與她人坦誠相見。

煜城笑了笑這樣說哥你真的太了解我姐了，要不是我知道情況不然真的會以為你喜歡我姐，如果姐沒跟峻熙哥在一起過，也許現在的你們會是一對呢！話說回來那個番茄會不會真的是雨茜姐阿，如果是也許姐的情況會好

轉……。

這天晚上這兩人不知不覺聊了好多……

第二章 續某已久的相遇

唐總今天有個人會來面試記得準備一下。

可馨拿了拿履歷表看了看，好待會請她過來吧！

這時有個人勢如破竹的說著我是高凌薇勢是不是被我的氣勢給鎮住了？放心吧其實我人很好相處的也很認真勤奮，對了我在電台當主持人喔！叫番茄，這名字是不是很差啊！很突兀對吧……她滔滔不絕的一直說著。

可此時的可馨什麼也沒聽進去看著眼前這位女孩

小聲說著雨茜是你，對吧？不敢相信眼前這位女生竟然和心中思念的閨蜜長的一模一樣，不論是長相還是說話態度以及方式種種原因表示眼前這位氣勢凌人的高凌薇就是她尋找已久的閨蜜高雨茜！

就在此時兩人都愣住了彷彿時間暫停似的。

這時浩宇敲了敲門沒人回應他闖了進來看到這情況

驚訝地說著是你！高雨茜？

這時所有人回過神……經過一系列的說明與解釋

七年前在一場火災裡因頭部受創而失憶……現在終於真相大白了。

凌薇默默的說著還是叫我凌薇吧我也習慣了。

此時的可馨一時還是接受不了還在震驚中……

可這時的可馨似乎有些有些不對勁，覺得一切發生的太快太突然……

下班後凌薇跟著可馨他們一同回家，與煜城解釋後他們與以往一樣聊天，此時的可馨笑著笑著卻哭了……

可馨邊哭邊說天啊！好久沒這種真實感了一切彷彿沒改變過，好多好多話不知道怎說……此時的可馨用求助的眼神看著浩宇跟煜城，不知所措的說著怎麼辦！這該怎安慰他……

浩宇與煜城不約而同的這麼說著讓她哭吧！

不久之後可馨哭累了也就睡著了。

煜城欣慰地看著凌薇並且說著還好你出現了，七年前那場火災帶走的不只是親人、朋友、戀人也帶走了她的心，從那之後有體無魂的她努力撐到現在，現在你回來她的笑容也漸漸回來了，現在的她終於會哭會笑會鬧了！

浩宇語帶保留笑了笑說是啊！壓抑七年了終於釋放出來了。

凌薇心疼的說著這七年來她到底承受了多少……看來讓她這樣哭一哭也好。此時的浩宇看了看凌薇心理想著你真的失憶了嗎？明明才剛相認也沒培養什麼感情，這心疼的眼神那麼真實……妳到底有什麼目的……？

煜城看了看浩宇小小聲疑惑地說著為什麼你的眼神充滿殺氣與不安，似乎在防備些什麼……你到底瞞著什麼不能說的麼祕密。

幾天後的某個早晨

凌薇開心的說著起床啦！我做了早餐快吃吧。

凌薇手上拿著剛煎好的法式吐司向可馨遞了過去並且說著給！是你最喜歡的法式吐司喔！

可馨驚訝地說你想起來了嗎？

凌薇搓了搓手說沒……沒有啦！只是認為你會喜歡吃而已，沒什麼特別的意義……

緊張的神情還是被浩宇看了出來心裡想著妳到底瞞了些什麼？

可馨有點失望地說著原來阿……沒……沒事呢慢慢來不急！

相認到現在也三個月了可馨跟凌薇兩人每天黏在一起形影不離，看著這情況浩宇不經緊張了起來，心中的那份不安定感越來越強烈，經過這三個月的觀察也沒什麼特別的，不管怎麼樣還是找不到凌薇回來的目的，也無法提醒可馨要注意些甚麼。

對於現在的可馨來說即便凌薇回來是帶有目的性的也無妨，至少她回來了，心中的那個缺憾以及後悔好像也能漸漸放下與彌補。

第三章 是他還是他

今天公司要簽約記得早一點到公司準備一下！浩宇接著這麼說要不你等我一吧！我用好可以順便載你去。

可馨笑了笑說不用了還那麼早我用走的吧！今天陽光明媚，也許有什麼好事等著我呢！

浩宇用寵溺的眼神看著可馨說著，去吧！路上小心，有事打給我。

可馨邊跑邊說著行了行了像個大哥哥似的，記得等等載凌薇一起去公司啊！浩宇一轉頭可馨就跑得不見人影。

浩宇搖了搖頭說真是的！多大了像個小孩似的。但也挺好的，寧願你像現在

這樣也不願看你回到過去……。

此時的凌薇看了看浩宇說嚷嚷著甚麼呢！人都不在了看了個寂寞嗎？喜歡就大聲說出來啊！以家人的名義陪著她、照顧她、對她好，可她始終不是你的，這事實你不應該很清楚嗎？

凌薇還沒說完浩宇馬上接著說這些事不用你管！你管好自己就好，不管你的目的是什麼，只要你傷害到可馨就是底線，我絕對不會視而不見！

凌薇正要開口浩宇又接著說行了！別說了在不快一點就自己去上班吧！車上這安靜的氛圍裡一句喂！打斷了這尷尬的氣氛。

浩宇接著說失憶是假的對吧，這一切的一切太不合理，一切來的太突然、太剛好了，彷彿一切都早都計畫好了。

凌薇得意的說快了！很快你就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浩宇替可馨抱不平的說你不認為我把這一次都說出口嗎？

凌薇笑了笑說去啊！一切的一切都還得感謝你。

浩宇不安地說別想把汗水推到我身上！

凌薇冷冷地說了一句行吧！你自己做過什麼你自己清楚……

此時的可馨站在熟悉的街口中，吵雜聲、喧鬧聲一切的一切一如往常，什麼也沒變卻又好像什麼都變了……就在這時一位匆忙的腳步聲朝她走來，她抬頭一看一個熟悉的背影是……是他嗎？她緊追了上去遠看眼前的十字路口空無一人……。

她站在公司門口，思緒還停留在剛剛的背影……

此時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怎麼還不進去了凌薇這麼說著

可馨帶著失望的眼神默默地說著原來是凌薇阿……。

浩宇說著快走吧還要簽約呢！

凌薇開心的說著你們先進去吧！我接個人。

浩宇不耐煩地說著行吧！別管她了我們走吧可馨。

浩宇一把拉著愣住的可馨走了……

此時一位高大的男士朝凌薇走來，凌薇開心地走向前抱住他說著你來啦果然！走吧我們快進去，唐總還等著我們呢！

果然冷冷的回應！走吧。

唐總簽約的人到了。

昊然自信的說著您好唐總久仰大名。

此時在旁的凌薇開心的說唐總真巧今天要簽約的是我的男友高昊然。

這時可馨還沒發現眼前這位男人就是剛剛在街上那熟悉的背影……

可馨開心的說著往後合作愉快，請高總可以簽約了。

昊然拿起筆的姿勢及字跡讓可馨想起了峻熙。

可馨輕輕地說著怎……怎麼那麼像……是他嗎？早上那個背影是他！

昊然笑了笑開心的說合作愉快！

凌薇看在眼里心裡有點不安……七年了沒看過他這麼笑著。

浩宇察覺到凌薇的不安於是對前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昊然感到好奇。

經過不斷的相處昊然逐漸對眼前這位有點熟悉的可馨有了好感，對於他而言

凌薇就像個妹妹是個照顧他陪他養傷的好人，與她在一起對於他而言只是個

回報毫無感情可言。

昊然突然對可馨說自從回來後經過某些地方或是看到某些事物腦海裡都會閃

過一些畫面……我們……之前認識嗎？

對可馨而言眼前這位男人對他來說確實熟悉，不管事聲音、筆跡、習慣動作

都跟峻熙一樣可他的臉始終不是他……可馨深怕自己對眼前這位像他卻又不是他的人產生感情。

可馨慌張地說著不……不認識吧！沒印象！

凌薇將這一切看在眼里，她始終明白她得到他的人可心卻不在她身上，凌薇心急了心想在不快動手一切將來不急了。

第四章 殘破不堪的真相

眼看招標期限快到了故意將底標洩漏給對手，使得公司重大損失，原以為這樣就可以讓昊然對可馨失望，可沒想到一切都有了變化……

當天下午可馨一個人來到山裡爬山放鬆心情沒想到在山頂時卻遇到了昊然。

可馨驚訝地說著你怎麼也在這？

浩然說不知道，就覺得你會在這。公司應該等著你處理你麼跑來這。

可馨嘆了一口氣說著既然沒時間旅行那就到山裡走走……

這時兩人不約而同地說著「爬山的過程可以看見不一樣的風景，會有不同的領悟，暫時離開不是逃避，而是找尋一個可以面對的入口」。

可馨驚訝地看著昊然說你怎麼知道？！

昊然摸了摸頭說著我也不知道腦海裡突然浮出了這句話……。
可馨說著這我只跟峻熙說過……。

這時跟在昊然後面的凌薇忍不住衝上前想推可馨……可沒想到卻不小心害了自己的男友昊然……。

知道實情後的浩宇跟煜城趕來醫院，知道這一切跟凌薇有關的浩宇，立馬抓了凌薇的手來到樓梯間……。

浩宇氣憤地說著是妳對吧？我說過不管妳的目的是什麼傷害到可馨就是底線！

凌薇無關緊要地說著她現在不是好好地待在那嗎？

凌薇生氣的說著現在躺在裡面的是昊然不是她，你憑什麼在這心師問罪。

聰明的浩宇想到凌薇曾經說過這一切都跟他自己有關，聯想到難道昊然就是他？

浩宇不安地說了句「他是峻熙嗎？」

凌薇氣憤地說著事到如今也沒什麼好隱瞞的了，確實他就是他，昊然就是當時被你拋棄在火災現場的峻熙！

浩宇惱羞的說你……你說什麼呢！當年火災……當年峻熙的死與我無關！
正當浩宇與凌薇鬧翻時

可馨說了句你們在說什麼……怎麼吵的這麼兇？

凌薇緊張的說沒……沒事！你也知道我們本來就不合。

浩宇接著說著要是你走路小心一點不滑倒會有這次的意外嗎？

可馨無奈地說著行了別吵了！昊然到現在都還沒出來，現在吵這個有意義嗎？

凌薇走到浩宇附近小聲的說行了什麼都別說，小心你也有事。

可馨走了出去到急診室外繼續等待。

浩宇對凌薇說著早在七年前我就該把她還給了他……七年了我佔據夠了……
是時候把她還給他了！

凌薇生氣的說著你說什麼呢！一個習慣需要ㄟ天的養成，七年了她也習慣
你的陪伴，而他也習慣身邊有我在！

浩宇搖了搖頭說你不是他而我也不是她，別自以為的了解，擅自替他們做決定，早在七年前我就領悟了，看著每天不開心的他你真的開心嗎？剩下的一

切該做個了斷了。

浩宇衝了出去將一切都說了出口……

浩宇抓住了可馨說對不起一切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七年前的真相是峻熙衝了進來救我，自私的我只想你眼裡有我，只想要有我陪著你，於是將他推向火坑，天真的我以為沒了他你就屬於我，以為時間會帶走一切可沒想到，這決定也將你我推進了火坑，我們雖然是倖存者可卻活在回憶裡、活在傷疤裡、活在虧欠裡，這幾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後悔的！

可馨崩潰的坐在地上喊著別再說了！

浩宇哭著說讓我說完其實昊然就是峻熙這一切都是凌薇說的是真的！

凌薇眼看不對立馬跪在地上道歉是我不對，其實我沒失憶，再次回來相遇也是刻意的安排，重新得到你的信任、討好你、想得到你的祝福，沒告訴你七年前的真相我很抱歉，當我看到浩宇將峻熙推出去的那一刻，才明白人心的可怕，而我也不例外，為了自己的幸福，不顧一切即使毀了我們的閨蜜情也想不到他，現在的我才明白原來我活得像個空殼，以為習慣會改變一切……可馨哭著說著我早就知道你是假失憶，即便我知道還是選擇相信你，七年了

好不容易盼到你回來，捨不得也不願意在一次失去你，我想過千百個理由可卻沒想到真相來的那麼紮心，是背叛是欺騙是傷害是一次次的計畫……。

焯城看著這一發不可收拾的真相心疼的對著可馨說走吧我們回家！

第五章 與20歲的自己和解

三個月過了……焯城對可馨說三個月了是不是該面對了。

焯城抱了抱可馨說著想哭就哭吧！還記得嗎？當時「爸媽給我起了這個名就是希望我是個燈可以照亮這個城市，姐在這個城市裡我永遠會為了你亮著燈」。

可馨說著謝謝你！你知道嗎？有些傷痛大到連痛都沒感覺，想哭也哭不出來。

焯城摸了摸可馨的頭說老實說浩宇哥真心對你好，也許真的太愛你才用這種方式，真相很殘忍可都過去了既然真相都浮出水面了也該放下了，浩宇哥這次是真的做錯了可他也不也選擇面對嗎？你的傷疤也是他傷疤他坦然的面對而你是不是也該面對。

可馨摸了摸自己的心說著其實知道真相當下我很氣沒錯我以為我會想把他趕

出我的世界，可我的腦海裡卻浮現出一幕幕他對我的樣子，這件事不能抹去這七年他的付出……

此時手機訊息響了……是浩宇傳來了訊息上面寫著「三個月了……我決定暫時先出國，我走了要好好照顧自己！」

煜城說著去吧！去面對吧。

這時門鈴響了可馨開了門，門前站著是他……

果然急忙說著是我！可馨是我！我什麼也想起來了！我是峻熙。

可馨冷冷說了句我知道！好久不見。

峻熙開心的抱了可馨並且親了親她的嘴。

此時的我才明白一直一來等待只是個真相而不是他，我以為峻熙親我的當下我們會回到從前，可此時我的腦海裡出現的卻是浩宇，這時的我只想趕快到他身邊把想說的跟他說，原來我早就愛上了浩宇……

這時的可馨卻將峻熙推開並說了句「抱歉！我現在還有重要的是要去做」。

峻熙還沒來得及回應可馨就跑走了……

可馨趕來了機場……繞了繞還是沒能找到浩宇，正當她失望回頭時浩宇站在

她面前

可馨開心的跑上前告訴他，對不起久等了，這三個月來我不曾怪過你，終於才明白、才相通對你的情感……

浩宇走向了可馨說著這次換你等我吧！等我回來！

送走浩宇的可馨走來了七年前發生火災的個博物館，勇敢的去面對七年前的自己……「我們就像一棵大樹這些傷疤會隨著莖蔓延成了養分，樹會成長得很茂密遮住這些傷疤」……此時眼前出現了那個20歲的自己，可馨毫無猶豫地走向前抱了抱自己說著抱歉！我來晚了！

就在這天，在博物館裡的我與20歲的自己和解！

第六章 雙向奔赴的愛情

三年後……今天是浩宇回國的日子，不出意外的她來接機。

正當浩宇想衝過來時可馨突然說了句不了！別過來！站在那就好。

可馨向浩宇大聲的說著歡迎回國！「你向我走來99步，最後一步由我向你走去」可馨邊說邊朝著浩宇跑了過去

拿出準備好的花束遞了過去

可馨笑著說著給！「美好的愛情要從一束花開始」。

浩宇抱了抱可馨說著走吧我們回家

就在這時可馨接了個電話是峻熙打來的……

浩宇看了看可馨說去吧！我回家等你！

到了街道看著熟悉的面孔可馨走了過去

峻熙遠遠說著別用這種眼神看著我！這樣我怎麼放的下……

可馨回應著抱歉！看著這臉蛋我忍不住……

兩人邊走邊回憶過去……如果回到過去還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嗎？峻熙這樣問

著

可馨笑了笑回答雖然會痛雖然過程很痛苦，可我還是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所有的痛苦是成長的養分，至少我們也從中學習到很多」。

可馨接著說著好了！我走了！

可馨越走越遠回眸一看這時的峻熙彷彿看見了20歲的可馨

峻熙微微笑著也許該放下了……

好啦！故事講完了寶貝可馨對著女兒雨婷這麼說著

雨婷開心的說著媽媽結局是甚麼呢？

這時浩宇開了門笑了笑說著妳們兩母女在說什麼呢？

雨婷開心地衝向浩宇說著爸爸媽媽在說你們的愛情故事呢！

浩宇一把抱起了雨婷另一隻手牽起了可馨說著是嗎？那寶貝覺得好聽嗎？

可馨心裡想著繞了一圈原來愛一直在身旁，等待著七年的真相也許殘忍可卻也看清了自己的情感，原來一直以來放不下的不是回憶而是不願面對。

「茫茫人海裡你堅定的朝我走來，而我這座冰山終於變成你手裡的冰淇淋」。最美好的結局就是雙向奔赴的愛情！

現代詩組 第二名

建築二B

黃羽（玉柔）

紅珊瑚

他把霓虹的愛 幻化成雨
一閃一閃落在海裡
偶爾慢慢沉入海底
染上幾片白珊瑚

今天的浪 是紅的
明天的浪 是白的

他永遠無法渲染整片海洋的白
就像那珊瑚不承認自己的紅

杯裡的水 很透明

你打翻了 他的紅

他擦去了手中泰戈爾詩集上的紅
你抱歉著 很透明

桌上的水 好鮮紅

他笑了笑 沒有說明

窗外霓虹的招牌像誰的紅

他看著字裡行間模糊的紅
好久……好久

現代詩組 第三名 行銷二B

陳臻茵

藏起，埋下

如果每個想念都有盡頭

我想我應該抵達了好幾回

從終點線上又往返到起始點

周而復始 日復一日

如果把所有的思念磨成粉末

隨波逐流 隨風飄揚

有沒有可能浸染你的思緒

融於身 入你口 盤踞心

如果寫下心意你是否會知曉

藏起的情愫是否能傳遞到
是否在偶然間，你會想起我
在某個無言的午後

你會記得嗎？我最愛的花朵
凋零在屬於它的花季裡

執起的手 抬起又放下
落下的字 寫了又擦除
紛擾的思緒最終被忽視
仍是如初的白紙

終是未開口 終是未留下
不讓看清 也猜不著隻字片語
我終是不想讓人知道

獨自把所有心思埋在當下

花落仍無意 流水亦無心
不曾遺留 就不曾輕易被發覺
不被發現 也許能永遠埋藏
白紙依舊原狀 日子還是從前

現代詩組 佳作傳播四 B

許家馨

紅潮

那夜

輾轉難眠

肚皮底下騷動著

熟悉的絞痛感

如洪水閘門開啟般釋放

她像土撥鼠

在我的寒宮鑿洞

從不停歇

我苦苦哀求

換來的

是一陣又一陣的撕咬

我終於承受不住

落下艷紅的淚水

浸濕了難耐的夜

她游移於我的每一吋肌膚

煽情地訴說對我的思念

我疙瘩直立 冷汗直流

因為我知道

她不會饒過我

她怒斥著

像對付出軌的丈夫

原本鮮紅的淚水

轉為暗紅的岩漿

灼燒著我的身軀

一點一滴

侵蝕殆盡

爆發結束

我收拾著殘局

最終倒臥浴室

她看著癱軟的我

陰險笑道

「這就是吃冰的下場」

散文組 第三名 傳播二A 宋逸靈

秋天的歸屬

2019年的9月4日，飛機降落在桃園機場的跑道前，我對臺灣的印象只停留在多年前的幾次旅行——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光夜市，「海角七號」，但我深知這場旅行和以往的不同，我更願稱之為一場長達四年的旅居。

人們總說：「身體和心靈總有一個要在路上。」我的身體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的靈魂開始流浪。我是個很戀舊的人，認床，認枕頭，在每一個長的像沒有麵包吃的夜裡輾轉反側，伴著機械的鬧鈴聲把失魂落魄塞進書包，有時候搭錯公車，然後去到學校。那天夜晚，和往常一樣，褪黑素的藥效仿佛過期，遲遲未到，聽著室友均勻的呼吸聲如潮水一樣湧上來，充滿整間屋子，我決定改變。夜貓子朋友說：「你一定還沒看過台中的夜景。」搭上車，後半夜的封夷異常兇猛，無時不刻提醒著你此時已近秋分。「啡文學咖啡廳」有個很大的觀景平台，看起來像是簡單清理了雜草堆，然後鋪了碎石子

和水泥的樣子，不過來就是和三五好友享受夜的靜謐，往前看下去，昏暗的小燈讓夜色帶著旖旎，底下是整個台中，沉睡的城市。路燈連成了一條一條的線，黑夜不比白天，看起來整座城市燈火通明，有把人吸下去的魔力。朋友打開手機地圖對照著給我指，這裡大概是臺中港，這裡大概就是學校。說多了也講不清楚，「我們去望高寮吧。」她說，「也是個看夜景的好地方。」

在凌晨兩點說走走就走，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去，是我在過去十八年深受管束的日子裡從未體驗過的。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好友陪伴做一件有目的性的事真是太幸福了，別人都睡了，只有你們仍然清醒，去到自己想去的 地方，不像從前，我只能在被子裡任由思緒無目的的蔓延。白天三十幾度的高溫讓我思考一直續費成功的夏天何時才是個頭，夜衝時的寒風刺骨，只消一下，我的皮膚就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每一個拐角，每一次加油，我都會貢獻一次寒顫，機體自身應對寒冷的反應都表現出這一新事物的不同尋常。

「夜衝是幾乎所有台灣大學生都會做的事啦！」朋友在喊，雖然被安全帽和疾風吞掉了幾個字眼，聽起來像是「夜衝嗚嗚大學生都哇做的事啦」之類，但我還是聽懂了，第一次有了歸屬的感覺，有夜衝過，那我也是個台灣大學

生了，真不錯。望高寮的四周都是台階，中間是個下沉廣場，頗有些古羅馬角斗場的意味，讓人不禁期待在這裡的人會發生怎樣精彩的事。很多小情侶依偎著坐在台階上，共披一件大衣，天很冷，更像是上天給戀人們把手伸進對方口袋的藉口，是增進親密關係的好機會。前面的木質棧道通向整個台中夜景的觀景台，很多年輕人依靠在欄杆上，縮著肩膀，把手躲進長袖外套裡，說：「我們在這裡等日出吧！」

在那一刻我決定去旅行，用雙腳丈量土地，就一定能找到我的歸屬。說是旅行，其實不過是在公車上晃蕩一兩小時，然後去到台中的另一個角落，找尋不一樣的東西。在機車呼嘯而過的街頭，沒有安全帽的我是很難熬的，捷運尚未開通，那麼只剩下一種平價的交通工具供我選擇——十公里內免費的公車。不知道為什麼有的公交站牌兩個方向掛一樣的方向圖，我老是乘了相反方向的车，一次進了東海大學，一次到了亞洲大學，好在由貝聿銘所思，陳其寬所造的路思義教堂古典優雅，各國的特色建築和雕塑匯聚一堂，好不熱鬧。旅行的意義大概就是在不經意間發現的美麗。

看到朋友在 Instagram 上曬出高美濕地的落日美景，我想去見見這「天空之境」不

為人知的一面。凌晨四點，夜還沒有褪去最濃重的黑色紗幕，公車還沒有開始營業，花三千二打個的士就到了西邊。路燈間隔著亮，頗有些節約能源的意味，偶爾有晨跑的人路過，五點的高美濕地還沒甦醒。等到天邊終於亮出了魚肚白，萬丈光芒躲過寺廟的翹角飛簷降落在水面，水面的波紋又漫反射出星星點點。人們拉開門，伴隨著稀稀拉拉的狗叫開始了每天清晨的必修課。天已經完全亮了，紅白相間的高美燈塔仿佛矗立在童話，一旁的清水幼兒園北歐風格的藍白城堡建築仿佛是來自地中海的哪座小鎮，靜謐而又充滿活力。

人們總不喜歡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他們認為這樣消耗金錢，浪費精力。所以我坐在棧道上，從清晨等到中午，從後悔為什麼不帶件厚外套到脫得只剩短袖，終於等到了一對老夫婦，他們衣著樸素，各背一個很大的行囊，在棧道的盡頭坐下，肩靠肩，和正在摸蛤蜊的阿姨聊天，很平淡，真實且美好。我偷拍了他們和海的背影，那張相片至今都是我的最愛之一。其實並不是將時間精打細算到每一個刻度才算是不虛此行，仔細尋覓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也很可能驚艷那一剎那的時光。

海邊的風幾乎是把我推著走的，人慢慢多了起來，我就換去休息區的木頭凳子上坐著，旁邊的小孩擠眉弄眼地示意我幫他開彈珠汽水，撕開瓶口的塑料包裝，那個彈珠安得很緊，我竟然打不開，可是看著小孩期待的眼神，怎麼說也不能做一個沒用的大姐姐吧，只好站起來，用雙手把全身的力氣傳遞給瓶蓋，希望它能感知到，小孩也跟著起身，站在長椅上，看我進行這一舉。舉。費了一番心思，伴隨著彈珠掉落的是汽水噴湧而出，一些灑在我的衣服上，一些掛在小孩的臉上，還有一些進了撕開的薯片包裝，為成為新口味的汽水薯片而努力。白色的泡沫意猶未盡的順著玻璃瓶滑落，最後在桌面上匯聚成一座可愛的小山，噼里啪啦的，很快引來了一群螞蟻，向它們的同伴傳遞甜蜜的訊息。

下午五點的觀景平台上就開始有人佔位子了，不論男女老少，大家都在等待日落，那個一天中最絢麗的時刻。我也早早佔據了一個有利的拍照點，架起腳架，等待那一刻的出現，但當我試拍的時候才發現，我的鏡頭出現了一道裂痕，可能是下午不小心在哪裡磕到了，可用手機又不能很好的記錄下落日的美麗。我開始懊惱，做了那麼多準備，背著那麼重的器材，花了那麼貴的

車費，等了整整十二個小時，不就是为了記錄下這絢爛的風景嗎？這太好了，都被我自己毀了。直到身邊的人潮湧動，傳出驚呼，我才意識到這一天中最迷人的時刻已經開始，望向天空，感覺離那團橘紅色的雲彩很近，最頂端的天其實已經開始宣告夜晚的來臨，可中間強有力的融合了紅，橙，黃，鮮艷而又富有生命力，絕不含蓄，在人面前展現它獨特的美麗。我常年躲在取景框後面觀察世界，鮮少有跟美景直接接觸的機會，這次的我少了相機的庇護，直面風光的震撼，細看光的稀微構成，確確實實別有一番風味。

天色漸入黃昏，天空中的朦朧藍紫光交相輝映，人們開始互相拍照留念，我原打算收拾東西去一邊等到一切歸於平靜，但事情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很多人過來請我幫他們拍照，先是一群阿姨，拿著手機就過來了，說著台語，我又驚又喜，生怕拍不好，那不就辜負了她們的信任，也不能給她們留下與美景的回憶了。阿姨們擺出了拉手的手勢讓我隨便拍，可我還是仔細調整了角度，拍了好多張，努力把最美麗的風景和人都框進去。然後是一對小情侶，之後是一對老夫婦……我拍的越來越熟練，仿佛找尋到了跟落日餘暉的平衡點，感情是一張照片的靈魂，我覺得自己融入了，哪怕只是幫別人拍照的參

與，哪怕只是跟很多人一起共賞了一場落日。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大陸的情侶，在拍了三組手牽手，擁抱，肩靠肩的「普通」動作後，我以為要結束了，跟他們說：「好了哦，你們要不要看一下？」他們卻說：「再等一下哦，還有一個動作。」然後他們就站在欄杆旁的台階上親吻，一邊扭頭問我這樣可以嗎？單身狗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但是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我能感覺到被需要很幸福，也許這也算是一種歸屬。

我開始每個節假日出去玩，台北，墾丁，新竹，桃園，審計新村，彩虹眷村，臺中公園，動漫彩繪巷，臺中國家歌劇院，國立台灣美術館……在第一學期的結束的時候我去美術館看了一個名為「來自山與海的異人」的展覽，我原是隔海相望的異人，卻因為一紙通知書到了臺中，成為了和其他同學一樣，把寢室稱作「家」的孩子。

「我回家啦。」

佳作 財金二C

吳珮諭

今夜，你會不會來到我的夢裡

那些做什麼都提不起勁的日子裡，迷失自己在汪汪大洋裡找不到歸途的時刻中，是我的救贖，我的依靠，我該抓住的那道光。

有段日子特別執著於找尋快樂，好像一刻沒感到喜悅的情緒就會陷入深深的孤獨感，那是一種感覺，要被寂寞吞噬，不安全感無止盡的在蔓延，可我也知道自己已經過的算可以，什麼也不缺，想找誰訴說卻又顯得無病呻吟，這種怎麼做都不合適的感覺將我關在情緒的牢籠裡，寸步不能移。
我又失眠了，施工的聲音真的好吵。

後來，我做了許多嘗試卻也不見好轉，閱讀運動唱歌甚至每一次的聚會，人

越多我心裡越是空蕩，幾乎快要使我窒息，如同溺水一般，我耽溺在自怨自艾裡。在水裡我想起曾經有誰吃著巧克力笑的甜蜜，我開始尖叫。我開始看起童話故事。

就好像是命中註定般，那很神奇，只是一個晚上，只是白雪公主被趕出家門了，我突然覺得應該去看看世界，感受生命的渺小以及世界的遼闊，我以為自己離不開這個牢籠了，但離開卻又那樣容易。

我夢到在路上行走，用每一寸肌膚觸碰大地，感受風撫過每一縷髮絲也輕撫我的心，陽光用力地擁抱我不放過任何一處，生命力是多麼不可思議，一瞬間充滿我的身體，那種深深的滿足感令我貪戀，我身處在此地此刻，不需要再擔心不需要再煩惱，好像我也可以好好的愛著自己。我發現我也不是總是那麼難過。

陽光的毒辣簡直令我不敢置信，在城市生活久了都在室內居多，突然曬到太

陽這種不適應感有點太強烈，眼前的那是海，包容一切，透明乾淨，我的一切不安自卑都顯得無比清晰，可我卻突然明白世界之大何處不是歸處，光是眺望著海就令我感到心情平靜，我曾以為自己生來就尋求的喜悅就是生活的關鍵，卻不知安定喜悅憤怒悲傷各種情緒交織才是生活。

那只是一片海。可我不再焦慮，乾旱的城終於下起雨來。
我已經好久沒有做夢，施工的聲音終於消失。

後來我起床了，把衣櫃裡不再穿的衣服通通丟掉，清掉之後我找到曾以為不見的小被子，高興地笑了，看來今晚能好好睡覺，笑的過程裡我感覺臉頰滑落一行溫熱，我想起那些被我藏起來的記憶，空蕩蔓延的感傷源頭，原來我不是釋懷只是讓自己沒有感覺，可是疤痕還在。

後來我發現了，困住我自己的是我虛構的自己，是我不願想起卻深深烙印的回憶，不願面對自己讓我把自己困住，我知道我不夠誠實，所以如果誰再一次問我你還好嗎，我會坦然地告訴他我不好，我快破碎了，可是我會努力把

自己拼回來，我會坦然我會誠實，如果我沒辦法會老實說，我不會再說謊自欺欺人，如果連我自己都沒辦法誠實面對自己，那我還剩下什麼，我已經可以很勇敢的面對自己了喔。

我也原諒自己了喔。

我終於可以對自己說沒關係，仍會在意他人眼光，可是會好好生活著，就算我走路還是會常常跌倒，甚至跌在仙人掌上面有一點痛，可是沒關係我會自己去買藥擦，我可以當我的英雄拯救自己，像電影裡曾經有段台詞說的一樣「救救我啊我救我」，還是會有很糟糕的時候，星巴克的可麗露也救不起來的心情，沒關係一個不夠我可以吃兩個，總會好的我會這樣告訴自己，必要時我會去曬一整天的太陽，曬一天不夠我可以曬兩天，光合作用會拯救我，每次都成功。

那些不好的時刻，也是構成我的成分，可是如果我實在太難過了而走得太遠的時候，我會記得停下來回頭的，畢竟去買冰的時候如果弄掉了我不會哭，

我會再買一枝，老闆也會賣我的，所以如果難過的話，我會記得哭泣，然後眼淚也會乾的，如果沒人幫我擦乾眼淚，我自己也會擦的。

我突然想到，人好像很容易沒意識到自己擁有什麼。

一定也會有好的時刻是吧？現在開始我會用力記住那些時刻，為此我甚至買了底片相機，但拍出來的底片一一堆在我的桌上，我還沒拿去洗，那是備用藥，等我不好用的時候就拿出一捲，我會在路上隨意地找一間店，老闆會笑我你怎麼還在拍底片現在沒有人拍了，我會在心裡震驚，等走出店外我看著招牌，啊我走到老店了，我會在心底一笑，跟老闆精神喊話又開始流行了啦！

我想我會開始發自內心喜歡上這樣一成不變卻又細節有趣的生活，可以為了某個時刻從心底揚起微笑看著天空，欣賞每一株雜草每一朵紅花，接受自己喜歡買二手玩具，接受自己曾經花很多錢在買快樂上，接受自己還是不太想長大，所以繼續去電影院看蠟筆小新的電影，但是因為配音員換了又任性的再也不去，然後找著網路上的第一集來看，後來還想起我曾經有全套五十集

的黑白漫畫，卻被丟掉，我想起那時候生氣還很容易，哭泣也一樣從心。

但我現在不是很介意這些事了。所以就算我有時候還是覺得生活真的就是一個大麻煩，還是會慶幸我有很好的感受到這些麻煩，就是這些像蜜糖及毒藥的一切在灌溉我的生活，如果交織出的情感是這樣精采多變，那我覺得讓我困擾的那些情緒就算有苦也會回甘。

所以我也不逃走了，隱形眼鏡就算會痛還是要戴，但是拔出來的時候才發現是破了洞的，我忘記我還能戴眼鏡，忘記我只要再去買一副沒破了洞的好，不過現在我通通想起來了。

總之，

如果生活還不足以讓我每天微笑，那我就選擇不笑，我不會再逼自己了，但是如果只是還不夠甜，我會選擇多加一點草莓醬或是蜂蜜，不過我比較喜歡草莓。